

第十期

券立號掛准特政郵華中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日發行
四十六期

青雲直上



DECAMERON

NO. 46
角一洋大份每

我們的廣告

十日談為最有趣味之讀物，沒有偽君子的矜持，沒有高等華人的作態，但並不流於低級趣味，也不墮入流氓階級，不過激也不赤化，所以無危險，不趨奉也不結交權貴，所以不卑俗。真純的坦白的，而是很充滿青春之朝氣的，是人的好朋友。以上是我们刊出過的廣告，雖然是廣告，但要達到這個目標。

本刊內容大要

短評 由本刊記者作，不署著者姓名。對社會現象，發表一己之管見。

時論 與短評性質略同，惟篇幅較長，每篇以千字左右為宜，即時事評論二字之略。

專稿 關於一切科學藝術之較專門之論著，但須具通俗性而富有趣味者。

海外奇談 外國的有趣味新聞，足以引人入勝，促人猛醒或表現時代潮流者。

國內通訊 這是對於海外奇談而言，不必一定要珍聞奇事，但須有新價值者為佳。

農村素描 農村經濟破產，農業社會崩潰之際，有許多悲劇喜劇，使吾人自覺責任之重大，本刊特別留心徵集刊載。

文壇畫虎錄 載文人之遺聞佚事嘉言懿行，詳該欄歡迎投稱簡則。

學校生活什談 本刊讀者中，學生亦占多數，而學校生活為人生中最歡樂之時代，應有足為一般人興奮者在。

地方遊記 各地方遊歷之印象，關於人情風俗之描寫，足

增加吾人識見，激發愛國愛鄉之念，為益甚多。

娛樂與遊藝 如電影場跳舞場之觀光，亦以窺見人生之另一側面，不必嫉惡如仇也。

報告文學 關於一切以事實為中心的記述，均屬於此。如某個人的自白之類，亦可列入此欄，而地方通訊，或國內通訊，如具有良好之價值，可亦視為報告文學。

偵探小說 現載王家楫先生譯契達因氏原作之陸氏血案，為美國有最名偵探傑作。

今文觀止 凡新聞雜誌所見有益世道人心之作，亟加轉錄。盼各地熱心同志剪寄。

雜錄 一切什里什葛不登大雅之堂之文學，本刊也很歡迎，無其他項目可歸者，即入此欄。

吸煙室 專載道聽途說，一切捕風捉影之事，每則百字左右，正像在吸煙室之閒談。

漫畫 本刊早就注重，除轉載名作安得生外，各家寄稿甚多。

讀者郵箱 專為解答讀者疑問而設，如有見數無不竭誠答覆。但問題太嚴重，則敬謝不敏。

廣告 我們想徵求若干廣告去補助開支，價目見封底，希望有人能幫助我們，將廣告賜給我們。

談 日 十

現 實 解

現實二字，也是東洋貨的輸入新名詞，作現存事實或現在的實事解。常有人提到把捉住現實的話，即是要將現在實社會中發生行進展開和存在的事態，要真正看到，不加以曲解的也不去增刪，而只觀察和記錄那事實，像科學者的對於自然現象一般。

這的確是很重要的一事，假使我們對於現實沒有真的認識，說出話來，總不能不有些隔膜，或者是流入空想幻想理想，或者竟本末顛倒。我們對於某一事件發表意見，或心中生起個意見，是要以事實為根據的，否則這個意見將成為認識錯誤而流於荒謬之處。

注意，現實這二個字。現是現在，不是過去，亦非將來，是我們所僅有的現在。誇說我們民族的幾千年前的文明進化，或者預想將來我們可以有的光明，固然是很好，但如何將現在弄清楚却更重要，因現在和我們的關係更密切，而且我們所能努力的也就是現在。我們並非明朝人，更非魏晉六朝人，倘使晚明的小品文可愛，魏晉六朝的當更可愛，但這和我們的現在，是很少關係的，我們應更加看重現在。

其次的實字，便是實實在在的實，我們應排除一切虛偽，哄騙，欺作，掩飾，而用銳敏的眼來看取社會的真相，不給人麻醉，也不給人欺騙，這樣才是現代人的本色，而可以完成現代人的任務。

十日談第四十六期目錄

現實解	記者	四二一
投稿	余行素	四二二
談話	大奎	四二二
會做文章的	御史	四二三
秋聲篇	勞心	四二四
廣西行	貽非	四二六
增城人的寶女	雨殘	四三一
灰色的廣西	楊未期	四三二
我鄉的土匪	孔惠然	四三四
奇妙的火	廖之靖	四三五
相思樹	烏利	四三八
靜靜的溪流	潘混	四三八
替狗喊冤枉	潘混	四三八
擇婿觀	一翔	四三九
晨曦之街	陳殘雲	四三九
漫畫之頁	鄭康伯	四四二
四作家印象	吳秉楠	四四三
許傑	一振	四四四
澎湖與藏紫揚	清水	四四五
方璋德在北平	天波	四四七
姚蓬子	丘九	四四八
陳大悲及其太太	錦楓	四四八
記黑嬰	零丁	四四九
討逆日記	傅敬嘉	四四九
大學風光	神通	四五一
歡迎胡文虎記事	金沙	四五一
檢閱記	晴華	四五四
讀經記	涼子	四五四
廚房的藝術	老曉	四五六
破戒開笑話	家誠譯	四五八
陸氏血案	編輯室	四六〇

「投僞」

余行素

在我的故鄉中，流行着兩首民歌：

「此處不養爺，還有養爺處；

處處不養爺，爺就回家住。」另外一首，祇是最後一句

是：「活把爺呆住。」這句話就是沒有出路的意思。

此一時，彼一時，在現在「處處不養爺」，應當的「活把爺呆住」。因為回家已經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許多「少爺」居然「回家住」，這真是一種危機。

雖然北平強迫過東北難民回籍，這也祇能說是「處處不養爺」，仍然不好作為「投僞」的理由。

九一八後的第二年，一位在上海的東北學生，他有很前進的思想，戰鬥的意志，但是他在「投僞」之後在安達被義勇軍投入河內淹死。我深知他不過因為不但「處處不養爺」，因之他想到滿洲去投機，但是他就作了民族革命戰爭的正面的敵人，討伐義勇軍的宣傳員。

九一八的創痛，今年已經公開的宣佈：痛定思痛了，想來大家已公認是早已過去的事了。那時一些奔走呼號的東北青年，現在已經都不見了，當然他們的去處不一，但是有些却回家住，而就成為了「王道樂土」的宣傳資料，在東北頑強戰鬥着的戰士的敵人。

我不敢責備他們，因為他們沒有資格到學術工作諮詢處去登記，即使流落到今天，依然是「活呆住」。

於是我的心漸漸的沉重，我的眼前漸漸的黑暗，但是聽說，一些不稱爺的青年，他們投入了「滿洲賊匪」，他們投身社會，他們投入了……總之他們沒有「回家住」，他們也沒有「活呆住」。

談腿

大奎

爸爸和媽媽沒有作奸犯科，不會生出一個沒有兩條腿的孩子來。

沒有腿，就叫做「人彘」，有了腿，才可以叫做頂天立地的人。

腿：在生理上來說，構造成分無疑是一樣的，但是：腿的功能，未必是一樣的。還是各有各的特性，好像：

洋車夫的腿，是靠來吃飯的，如果腿兒是跑得快的、每天多拉幾位客人，才不至到捱餓，這也可以可說是兩根筷子。

富人的腿，是失了固有作用性的，因為汽車，人力車，和一切的代步工具，可以替牠効勞，但是；有的時候，也十分辛苦，在深夜的舞場牆板上，要像活軸般彈動着，鹿巴托，雞脚

酒，是牠的活命營養料。

軍閥的腿，是鐵杆鑄成的，下面還配上不少的刺刀，足跡所過的地方，總遺留了一陣腥血的臭味。

政客的腿，生來是比他人長大的，一進一退，都很敏捷，到了非遁不可的時候，一步兩步，就會跨過太平洋或中國海去了。

貴人的腿，不比糞夫的腿一樣的令人討厭。這一類的腿，是會放出一種奇香來，不少的人，把牠攔在自己的肩上去，一陣陣地領略牠分泌的味道。

女性的腿，來得比什麼腿都嬌貴，牠是由多組成的，如果家裏有了幾位姨太太，每月總要到鞋襪店去找幾次賬。

西洋人的腿，是患了一種奇瘡疾，疾發的時候，非把屁股亂踢不可，所以，患這疾的人，要預備了一大幫的屁股來做救急藥。

體育家的腿，是靠跨躍於人的，若果腿兒跑得快，或者踢得一兩脚所謂神球，那麼：風頭就會不患不起勁了。

走狗的腿，是軟性的，不是像死人腿一樣的硬直，很容易的屈跪在地上，形如搗葱一般。

舞女的腿，像洋車夫的一樣，也可說是靠來吃飯的，若果能夠轉動得靈敏，跳得多幾種新方式，一元三樓的生意，倒不寂寞。

腿的特性，也許不僅上面說的這麼的簡單，其餘和腿有連帶關係的足，也可以拖泥帶水來說說。

中國女性的足，解除了纏裹後，又來了歐美女性足部的刑具——高跟鞋——中國女性足部的苦難，真是綿綿無絕期了。

中國文人的奇癖：也有嗜好足部的，寫文章的時候，有的喜歡弄玩女人的小脚，有的把趾縫間的臭味，送進到鼻腔裏去

總括上面來說，下一個腿的定義吧。

腿可以做飯碗，可以逃難，可以釣名譽，和可以踢人。

會做文章的伍實先生

御 史

伍實先生的怎樣讀譯本書，這一篇大文是非領教不可的。看見了這麼一個題目，誰都會想到伍先生會對我們有什麼指示，不過，一看了之後，便有點「飄飄然」。

伍先生這篇是短文，大概有二千多字，然而可以說或者是有意思的話就很多，足足看了一頁翻過來才有提到怎樣讀譯本的妙處；但最精采的那句「不怕繁難」養成習慣的話是誰都曉得的。

我們先來檢出伍先生的一點「飄飄然」：

「……那裏是一幅「文壇漫畫」，畫的是一個裸體女子，兩臂分揚，作飛舞的姿勢，左腿站在地上，右腿高高翹起，跟左腿成了一百八十度的角。底下一個青年，作軍事訓練式臥倒開槍姿勢，一手摟住那裸女的左腿，還有一手摟在她的右腿上，像要竭力掣開她的樣子；兩隻眼睛——不，只有一隻——則全神灌注在瞪着那腿根交叉的一點。」

伍先生是最反對一般青年化了二角五分去買那些「飄飄然」的畫報或雜誌的；然而伍先生筆底一滑，却溜出了許多「飄飄然」。細想先生那一段出神入化的素描，那是非觸動了電機不易寫得出的。

現在再來檢出伍先生的「不飄飄然」：

「……據說讀書是有關整個身體的有機組織的，（這是行為主義的談法）那末我們的讀慣八股文的祖宗的有機組織，總

不免有幾分殘留我們身上，因而怕繁難，要順溜，就彷彿已成了我們的一種習慣了。」

我們從「飄飄然」過來之後，看到了這一堆什麼有機組織，行為主義，祖宗，的話，我們知到伍先生不但會得「飄飄然」，並且很會咬文嚼字，或者伍先生的思想新，做起文章來不免有點「學術意味」的，這一層我們可不知道。不過，他對於怎樣讀譯本書，除了和我一樣沒有貢獻之外，讀過了這一段中國式的洋八股，委實有點「昏昏然」。

（註）「飄飄然」「昏昏然」兩句均爲伍先生用的佳句，不敢掠美。

故此，伍先生這篇文章，結果是等於白做。

雖則，當初伍先生也說明，那個題目是由讀書生活的編者替他定的，他本來是不配做這個題目的，然而不是不會做，祇因：

「因為說起來也不好意思，我自己譯出來希望別人讀，我可從不會化錢買到別人的譯本讀。」

當然伍先生的不配做是有「苦衷」！他委實是會做文章得很多的。

如果不懂怎樣讀譯本的，請快些找伍實先生的文章看！

秋聲篇

勞心

這幾天，因爲下了幾次雨，所以秋天已慢慢地溜走了，初冬的季節，很快地就映入了我們的眼簾。但是我們却未能忘記去那一年中的詩人的季節，的落葉秋黃的秋天。的確除掉了詩人們可以抒暢抒暢他們的詩懷與及增加煙士披里純之外，還有一種東西是不可忘記的。

這一種東西是秋的特點物，也許是沒有了牠，秋也斷不會這樣地值得贊頌了。正如沒有了中國人的特性，中國也斷不會在世界政治舞台中像一個妓女們的惹人注目。這一種東西就是蟋蟀。美其名則爲「秋聲」。

現在先來說說秋蟲的絕技。當我還在廣州的時候，還是初秋的時候。因爲受了那很大的廣告字「秋聲同樂會」的引誘，而會特意地從河之北而跑到河之南來看。這一個大會，原也就是蟋蟀們在表示着好勇鬥狼的大無畏精神的一個集會。（據說這一種集會，在往年是不准的。可是今年却特別恩准起來了。）在那一個集會里，我們可以隨便地看見這一些秋蟲們的振翅直鳴，憤起雄風向敵人進攻時的勇氣，我們是不可不佩服的。因此，我便想起了屢次在路上看見的我們貴國人們的努力打架，和連年的內戰，我們的勇士們，拿起了槍和鎗尾劍勇猛衝鋒時的威風了，不由得使我也欽佩起來了。誰說中國不可救，我們的勇士們的勇猛，比之好勇鬥狼的蟋蟀還厲害哩！

不過，一位朋友倒提醒我了。蟋蟀們好勇鬥狼固然是籍得

第一出版社 新書預告一

志摩日記

徐志摩著

本書爲已故詩人徐志摩傑作，文字清新，字字含有詩意，從該書中，可以窺見徐詩人之日常生活動態，開日記中之新穎格調。卷首并附有徐夫人陸小曼女士之「憶摩」，及邵洵美先生之「志摩日記三種書後」一文。邵先生爲徐詩人知友之一，所記述之事，多爲朋友中不詳者，其價值之可貴，自不待言。全書用上等道林紙活體字排印，硬面精裝，美奐美輪。該書不日即可出版，特先預告。

贊頌。不過，它們的敵人是誰？它們的好勇鬥狠是不是爲了那兩根引綫的『蟋蟀草』呀？我真不好意思答他。因爲他的話是確的。而且，這跟我所說蟋蟀是勇猛，牠的勇猛和中國人沒有分別，也沒有背道而馳呀。所以便只好照我國人的寬容大量的風度，而『不了了之』了。

直至我到了廈門的時候，走進那頂頂大名的公園——中山公園去玩耍。却對於蟋蟀發生了一種莫名其妙反感起來了。

這時候，天氣已比不上在廣州時的初秋時分的溫暖了。已經是進入了深秋的季候，而更加上了那懨人的秋雨，是連綿地灑到地上來的辰光，實在是已經使人有了蕭殺的感覺了。中山公園是一個大公園，可是他的樹木却不十分的高大，所以却越顯得淒涼了。尤其是獨自地離開了故鄉的浪人的我，坐在那垂柳樹下，真有點不平凡的害怕咧。在這時候，便聽見了這些秋蟲們——蟋蟀的可怕的叫聲來了。

唧唧唧唧唧唧

斷續的聲音是會一直透進了人的心脾的。啊，我明白了，現在是深秋，寒的冬就快要來了，蟋蟀，這一輩秋蟲，就要跟隨着季節而消逝了。正如動物學家們給它們的特有名詞『冬眠』一樣的消逝去了。於是我便想到我們這文化遺古的國家。『一九三六』的可怕，信得過，不會比之『冬』更易過，於是我便意識到這樣的一個『冬眠』就要來了。

外界是壓迫來了。自然界和旁的物件，都挺着了威風風，向這個季節的秋蟲壓迫了。於是它便『鎮靜』地在發出僅有的

悲鳴，像向外界呼救似的，而等待着這一個，可怕的冬天的來臨，而它們也『不抵抗』地鑽到泥土中去了。這就是蟋蟀們的威風了。也就是秋聲之富於詩意了。

雖然歷來都有很多文人雅士詩翁詞客的來吟咏着這『可憐』的秋蟲。但是誰又想起它是曾經地自相殘殺地的好勇鬥狠的戰士呢！

不過，到了秋天的時候，又沒有一個執『蟋蟀草』的人會忘記去這樣的可以供他們消遣，供他們娛樂，供他們賭博而爭鬥的蟋蟀，會忘記去它們曾經自相殘殺的蟋蟀的。

因此，我和幾個朋友談到了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也顯出了一種『不會心的微笑』而承認了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人像蟋蟀』。

不過，我也承認，我們都是大中華民國的人民啊。

文壇登龍術

章 連史紙印 上下二冊 曝露鮮明 指摘入微
克 古式裝訂 風雅可愛 借鏡有道 趨避須問
標 內容充實 趣味悠長 莫入歧路 離此迷津
著 既莊且諧 亦喜亦憎 春雷一聲 直上青雲

定價大洋一元陸角

廣西故鄉行

貽非

帽子

最近數年來，廣西忽躍進了一個新階段，深爲人們所注目了。你不看見報紙上的記載，和名流學者們到廣西遊歷，參觀，調查和考察嗎？啊！在這些記載和報告中，廣西簡直描寫得歌頌得如人間天國，地上樂園了。廣西成了中國的模範省，汽車路佈滿了全省，密如蛛網。梧州有硫酸廠，賀縣有礦務局，柳州有苗圃試驗場。南甯甚至有了獸醫學校，由人的生活注意到獸的生活了。廣西政治的清明，雖沒有達到路不拾遺，也達到夜不閉戶了。更引起人們的注意的，怕是「寓民于團，寓將于學」的理論和實施了。廣西每一個鄉市，每一個市井，軍事機關派了大批的教官去組織訓練，成爲全省皆兵之勢了。政府人員，學校教授，凡四十五以下者均加入三四個月的嚴格軍事訓練。婦女也組織衛生隊，看護隊，如時候出發似的緊張。學校裏更不消說，軍事訓練非常的嚴格。高中學生三分之二的功課，全花在這種的訓練了。清早的晨曦中，黃昏的夕陽下，不是一隊一隊的學生在操練嗎？啊；數不勝數，報紙上告訴了我們更多的一切呢！

然而數年前的廣西怎樣呢？那真是有百倍的差異啊！記得三年多前我由故鄉桂林跑來廣州的時候，那時恰似一團糟哪！廣東的軍隊，佔了廣西東南半壁山河，廣西軍剛從湖南敗歸來，異軍壓境，人民完全浸在砲火飛機夾攻之下，兩軍橫征暴斂

之中，真不堪其苦了。廣西撫河，潯江，那時不是散滿盜匪和掠劫，拉羊牯，收行水，每月不絕書呀！廣西發行的紙幣，也跌到一二成了。教育，商業政治均在停頓之中，只有軍事晝夜在佈置防禦和攻守。真的，那時的廣西，真是亂麻一把哪。

慘痛的廣西往事，真不堪回首呀！

不久，外省的軍隊退出廣西了，也許是因爲廣西太貧乏窮困，遠非一塊肥肉，可以多多的宰割和榨取吧。於是幾個要人，努力的幹起來，得達到其今的景況了。

我給報紙和名人學者的鼓吹得天花亂墜，心有所動了。何況故鄉的廣西呢！幾次動機，想作故鄉行！幸好有暑假的期間，躍躍欲試的心願，居然達到了。

這次回去跑過的地方，有十多縣吧，東北半壁撫河流域，全都跑遍了。我這次早帶着實際調查和考察的心願的，所以一切都引起我的注意了。所得的印象，到也不少，且有三個月的時間花在在這種工作中哪！確切的，與一般和報告的情景，有許多不同，現在客觀地將這次故鄉行的印象，敘述出來，凡關心廣西一切的人們，也樂于知道的吧！雖然我沒有遊完了全廣西，但三分之一的地方是到過了。舉一隅而以三隅反，不致有大的錯誤和不可相信吧。

現在便進到本題。

「寓兵于團」，「寓將于學」的寫實

確實，廣西的理論和實施的「寓兵于團」，「寓將于學」是真正在努力實踐。這也是廣西最足誇耀，自鳴得意的吧！

現在將我所觀察到的聽聞得的告訴你們吧！

每一鄉村，在農耕過後，軍事機關便委大批軍官去訓練了。如在荔浦，蒙山，陸川，容縣等縣，人民多數自己有槍枝，政府不用發給，便可以訓練了。至于沒有許多槍枝的鄉村，便製造了大批木的武器來訓練，不妥的地方，有些人沒有真正玩弄槍枝的呢！地方上的貧民，當然感到有些不便，怨恨之聲不免了的。加以有時派去的軍官，性情不脫蠻氣，如在軍營中的鞭撻士兵，那就敢怒而不敢言了。還有不通道理的軍官，把民衆恐嚇了一大頓：說什麼你們還要家屋用地嗎？政府要抽你們打日本鬼了。民衆以為保衛地方則可，至于當兵，誰願幹呢！那要性命來拚的。『好漢不當兵，好鐵不打釘』是一句深人心的諺語，於是恐怖之心起矣。因此也沒多大心思去幹了。但是，除去窮鄉僻處，多數的人民，可以弄弄槍枝吧。至于現在馬上要他們去出仗，我想，那怕沒有把握，剿本地方的匪，和防衛自己地方的小治安，到有餘了。

至于城市中的商民，訓練更為可觀，我在桂林住了半月，每日清晨五時，礮聲四起，驚醒你的迷夢去臨旭日；口號亂發，告訴你穿上軍服，軍帽，打上綁腿，圍上皮帶，由政府發給的武器，排上行列，加緊訓練了。個個都穿着一樣的服裝，不知者看去，以為滿城皆兵了。城市中的軍訓比之鄉村有成績。表示社會的中心，由鄉村早移到城市來了。

這便『寓兵於團』的一般概況。
至于『寓將于學』呢？那更嚴格和緊張了。

凡是高中的學生，每天要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在軍事訓練裏。兩操一講，無論如何也少不得。我親眼看見全套武裝（可是沒有子彈）腰上掛上德國的長指揮刀的學生在戰歌唱奏中，一，二，一，二的口哨中，步伐齊整的向野外跑去！早晨行軍，夜半宿營，打野操，放夜哨，乃是家常便飯！其他一切學生的行動，習慣，生活，完全軍隊化，吃飯限十分鐘，排隊魚貫而入膳堂，菜壞飯生，沒有你動嘴的餘地，因為軍隊是絕對服從，校門有人守衛，非假期莫想出跑去。尤有甚者，正當上課時間，一聲集中的喇叭吹放，趕急掉了筆桿子換了槍桿子，原來沒有什麼緊急的事，不過表示軍紀的無上吧了。教員沒法，眼光光看學生全數跑光，自己無精打來的退出課室。

軍事機關每高中派大隊長一名，大隊副一名，教官數十名，前往訓練。大隊長的位置與旅長，師長同等；在校權力，與校長成爲二元。實乃過之，因為大隊長可以直接或間接的支配和決定學校行政和命運，假使大隊長一個報告上去，防礙軍訓，那還了得！校長休想做了。

至于初中，雖沒和高中一樣的花三分之一的時光去軍訓，但是最後畢業的第六學期，軍事機關將全省初中學生，集中于南甯柳州桂林梧州，訓練半年，方打算畢業，每天除三幾小時溫習功課，準備畢業外，其他的時間，全作軍事訓練。

最高的學術機關廣西大學的軍訓，和高中沒有異樣，功課的忙碌和軍訓的嚴格的矛盾，令馬校長與學生相對而泣，於是大學最高學府，變爲軍事大行營了。

軍訓的結果，學生的成績應付不來，或不堪其苦，以為於學無補，而畢業會考之關又不容通過，於是學生多解甲歸田或遊去省外升學，高中很少人投考了，那麼停辦合併，現在廣西全省只有三個高中，一個豫科了。

『寓將于學』的情形如此，我相信，許多學生可以做將的趕得上真正軍隊中的排長連長，怕還差一點。

廣西經濟的大輪廊

誰都知從廣西有四通八達的汽車路，飛馳着摩托車；廣西可通大船的河流也好多，於是不少的電船，來往于各江。讀者們！你們以為這是好現象嗎？不然，首先要問那些汽車輪船是那兒來的呢？當然自己不會造，來自資本主義國家英，法，日，美，等國了。汽車輪船電油漏卮已可驚人了。何況輸運進來全是外來的商品，輸運出外的全是本省的原料？並且近年來資本主義的經濟恐慌，生產過剩，原料輸出者日少，而輸運來者日多哪！這裏已經使素以貧瘠著名的廣西，更陷于貧瘠了。還有，隊中的新式槍械，鐵甲車，戰鬥機，不斷的由外國購買回來甚至於軍政人員，建路升辦學校，進行軍訓的費用，全來自人民，人民如何怎能負擔得起呢？所以廣西伏了很大的危機。至于機器生產的硫酸廠，採礦局，規模尚不大，且使用的機械全來外洋，杯水車薪，無濟于挽回危機的爆發了。

在本省的內地，也充滿一種嚴重的矛盾現象：我到過許多鄉村調查，每一村莊的田地山林，完集中于幾個地主，人民賣了整年的勞動力，都不能獲得溫飽。地主的高利貸，使一般人

民，家徒四壁。每年六七月，十一十二月，都稱之為荒月，沒有工做，因為禾在這兩時期，不是不需要收割，或是收割完了。於是只好纏緊褲帶，以度時日了。其慘痛真不忍睹。就是平常有些積蓄的農民，有錢在手，也不能買到，即使買到，只夠吃一二日的糧，並且要在整天的時間。所以如此，因為下面的一種黑幕：

本縣或本區的穀米，賣與外縣外區，價錢要高三分之一，本地地方人的購買却反之，這是地方上人的規定。但是精巧利害的地主們，自己一羣商議，照輪流來賣，每個買者，限買多少，不得走過一定限度。有時賣了一陣，說穀已賣完了。於是買穀的農民，又只要挨餓挨時間垂頭喪氣回來。只好等第二日第三日了。他們的穀等外處或本地價高才賣。其貪鄙陰毒真令人切齒呀！

就是現在的廣西社會，似乎也有生產過剩的怪事。這也是如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主商品過剩吧。一般貧民，當然沒有過剩的夢想的。我鄉有一地家主他想等外處的人來才賣和穀價高了才賣，但是外處沒有來，本地的人民可又出價不高。他便索性不賣，任人餓壞肚子。以後聽說穀子壞了幾石，到第二年，混入新穀中去賣，或賣不脫，就這樣的完了場。這不等于資本家大燒麥田和將一列一列的火車的商品，農產品，倒入海中一樣的情景嗎？

廣西人民在此重壓之下，將來時機一到，是不堪設想的啊！

所謂政治清明的廣西，開築馬路，給資本主義國家，裝置吸血管，多購飛機大礮以方便于殺人外。上面的危機苦况，是伏在腦後了的。廣西經濟之大輪廊，便是如此，在現狀下，實也沒有辦法，有辦法時，問題又扯大了。

廣西的禁賭與戒煙。

到過廣西平樂的人，都知道平樂女人有『三打』！早起打茶油，日裏打牌，夜裏打老公。由此可見打牌成一天的主要事情。至于桂林的婦女，也是一樣，故俗語說，『桂林的婦女，一年三百六十天，牌不離手』。其他的地方，也怕相差不遠吧。這些玩牌當然只是中產階級的婦女，但是所損失的光陰金錢，已不少了。

男子呢？正月不出元宵，賭博是日夜不斷的。至于一般大腹商家，闊少，坐吃利闊，以度時日的人們，搓麻將是唯一的消遣了。

在這裏，我們知道廣西賭博的情形。

清明的政府，這點是多少看到了的。那麼便有禁賭的命在。凡是製造牌，麻將的舖，不准再開設，凡是發見有私自在家聚賭，給以相當時日的監禁和金錢的處罰。

真能禁止嗎？那又是一大問題，不過表面禁，而私自玩這一套把戲的多着呢？政府當然沒法奈何。

政府真正的禁賭嗎？這又是笑話。不過禁私人的賭而非禁領了公事的賭吧了。廣西真正的禁了賭嗎？大批的飛機和武器買不成了。賭餉是惟一大宗收入，以維持局面的呢！

任你走到大一點的地方，便可發見林立的集團的賭館，這便是所謂『銀牌餉館』的，與廣州的河南毫無差異。裏面賭博的人，有華美服裝的大少，衣衫襤褸的貧民，有些興高采烈，有些垂頭喪氣，開賭博的主人，閒情逸緻，如坐帳幕之中；賭博貧人，心跳氣促，如臨疆場之上。各形各色，無奇不有。政府樂得在此情形中，大批毫子進銀行，飲鴆止渴，一至于此！無業貧人日增，破產戶口越多，將來局面，恐大有給這批人搗亂之可能吧。

這是廣西之所謂禁賭。

戒煙即是買煙，不是一般人的賣煙，而是領了政治牌照的賣煙。戒者買也。這是辯證法的『是——否——否——是』的公式吧。中國無奇不有，廣西那能例外。

在廣西每一村落，每一城市，沒有煙館林立的，那怕怪事吧。煙館幾乎等于飯館，其利害可想而知了。

一般中煙毒的，最多是中產階級，沒有事做，只有拿鴉片烟和賭博來消度時日。其次便是抬橋担貨的勞働者，他們因為疲勞太甚，拿煙來起起勁，加加力。初本是有效的，不過日久，中毒日深，不吃白米都不要緊，黑米是決不能減少一粒的了。至于農民，在廣西受此毒者還不多。

談戒煙便是這種談法嗎？那又沒有多大意義了。

廣西有賴鴉片煙來維持大局的，廣西三分之一的收入，來自煙捐，其戒人民之賣煙的重要可想而知了。廣西融縣的長安，是貴州的煙抵廣西的孔道，所以得在長安做禁煙局長，荷包

的充實，超過于軍長主席。行大經運的人才有此希望了。但是一切事不是這樣有如人之希望的，廣西近來煙的印花稅的收入，大為減少了。這因為烟幫經過廣西，保護不嚴，一般槍的人民，時常搗蛋。以前沒有出路通時，只好容忍。現在把煙幫引由湖南經過，或由貴州出長江流域推銷。廣西的財政，便乾可危，一年是減少收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現在廣西高初中減少和合併，就是因為這個原因。政府有事，總拿教育開刀，這是中國，何況是廣西的常事哪！

或者，廣西將來，真正要戒煙了。

從過去廣西的民衆運動想到將來

廣西以石山著名，桂林山水甲天下，也是另一註釋，廣西多山的。何況多是沒有出產的石山呢？所以廣西的貧乏，一向來是一樣。不過近數十年來，越加嚴重吧了。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的侵入，原來自耕自織的生活打破了。金錢的流出和失業的增多成了正比例。貧苦人增多和軍隊土匪的加多也成正比例。不生產的軍隊土匪增多和生產的減少却成反比例。所以廣西民衆，為生活而找出路人羣是多極了，於是勇于進取，富于鬥爭，近數十年的大事變，廣西民衆幾乎都到場。

這非對過去民衆運動昨一番探討不可。

大家總會記得數十年前，清朝的半壁江山，被那些人所佔有嗎？清朝的命運，幾乎斷送在這批人手裏了。這便稍富有資本主義社會意識的，而想推翻滿清，把中國從資本主義國家壓迫之下拯救出的洪秀全楊秀清了。他們舉義旗而發動的地方，

便是廣西的金田村了。他們率數千廣西之子弟，佔廣西，入湖南，取湖北，陷武漢，直搗南京；清朝大為震動，漢奸曾國藩李鴻章統領的湘軍淮軍，屢戰屢敗，這不是廣西民衆，鬥爭和進取的表現嗎？

至于數年前的北伐，一般人的印象尚深，不必詳述。我們由南而北的主要大戰，那一場沒有廣西民衆的參加。

去年廣西民衆的暴動，又是廣西民衆鬥爭運動的又一表現。因為民衆與漢民田間經濟的衝突，而轉變為軍的鬥爭了。那時廣西西北各縣，大為震動，調數團之兵進往圍剿；新式飛機，示威轟炸，『小諸葛龐統』親自下馬，好不容易才把民衆消滅下去。民衆暴動雖然壓伏下去了。但是也表示民衆找出路的先聲，這也是首次的序幕吧。

近年來經濟上的實際毫無轉機，外資侵入日深，人民貧乏而不能解決生活問題者日多。加之廣西民衆，經過政府的組織訓練，並且廣西現時常備軍隊不過一萬五千。怎能統制百萬找生活出路的民衆。加之那些經過訓練組織的民軍，多數是有武器的，聽說荔浦蒙山可統計和登記的民槍，各縣有一萬，下河流域的陸川容縣數目竟超過此數，其他各縣，也是不少，數目之多，可驚人矣。這些槍枝，都來自外省由廣西屢次敗回的軍隊的手中的。這豈又不是廣西民衆的特性的表現嗎？

由現在廣西經濟的情形，過去和現在民衆鬥爭進取的表現，那麼廣西的現狀能維持下去嗎？這多少有點疑問吧。這個便是對廣西將來的預測了。

尾巴

照我個人的觀察調查，憑客觀的事實，求最後的根源。廣西遠不如一般的報告描寫，和報紙上的鼓吹。天地上的樂園，人間的天國，尙遠得很哪！將來是否達得，全靠人們的努力吧。

在經濟方面，廣西已乾枯到幾條無肉之骨體了。現在廣西政府，無法補救，反日加深刻化，嚴重化的趨向于末路。廣西命運實在極可危了。加之廣西過去，民衆的鬥爭性，進取性的驚人，加以生活問題的逼迫，又有玩玩槍枝的本領，這不是可以樂觀的啊？廣西政府對於賭博洋煙的處置的不妥，失業家和懦弱的民衆日多。並且倚靠來維持廣西的鴉片煙稅，突然減少了。這也是給現狀之大威逼吧。

加之廣西這次給岑匪的蹂躪，人心已遠不如昔了。這非常之可怕的一回事呀！

總之，廣西的現狀是危險的，炸彈四伏的。待時機一到，危險便可到來，炸彈便可爆發。那時的廣西，真不堪設想了。這個時機的到來，炸彈火線的點着，照我個人的臆測，或者是在後年一九三六之世界大戰吧！

現階段的廣西是危險極了，恐怕難于挽救吧。不過歷史的車輪，永遠是前進的，不退化的，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舊的死亡，那能意料得他的新的發生呢？所以也不必灰心和悲觀。

這，不過是另一方面的看法吧了。

廿三年十一月九日

增城人的賣女

雨殘

現在我就把我故鄉——增城，農民賣女狂寫出來，給大眾看看我們這個「以農立國」見稱的農民喜劇（？）

賣女的事情，由來已久；不過從前的人，不是窮到萬不得已的時候，從不輕易把自己的親生女賣給人家做奴婢的，

曩年廣東最富厚之縣——順德，年來該地農民流行一種口頭禪，——三年計劃，原來他們所說的三年計劃是：一年沒飯吃，賣田地；第二年沒飯吃，賣兒女；第三年沒飯吃，田地，廬屋，兒女都沒有可賣了，便挺而走險，爲所欲爲，嗚呼！農民生活之困苦，一至於此！

近來我底故鄉——增城，忽然發現了一種急性傳染病——賣女——紛紛托人帶他的女兒往別地發售；最低價值，在六十元左右，便可買得七八歲的女孩子；無疑地這又是一種農村經濟崩潰的普遍現象，然而根據他們所以致於賣女的理由，不外如是：

一，生活無着，向人家借債，要受高利貸的壓迫；而且又未必有人肯信任，所以到底賣女好。

二，女，本來是個沒有用的東西；而且始終都要給人家的（？）何不就早一點舉行，以救燃眉！

三，女兒長大了出嫁，最低限度要負一筆婚嫁費，結了婚後，還要負人情，所以到不如把她賣了，省得顯累。

然而，女兒已經賣了，經濟上可以暫得一時的充裕了，不知到了用竭的時候，又怎麼辦呢？

灰色的廣西

楊末期

在廣西，因為山高，雖有太陽，却也大半日是被灰色的陰影遮着的。

灰色的一切。

人全是灰色的了：在灰色的衣服上，臉孔也是罩上濃重的灰色的。

灰色的學生——他們穿着灰色的衣服，每天做着煩重的功課，把休息的時間來做灰色的動作：一天二小時，完了！沒有休息，更沒有遊戲，連——

——你的練習題完末？學生甲說。

——沒有，正做着的時候，却給一陣號聲截斷了，現在又得忙着打綁腿了。你呢？乙說。

——我零碎地做完了。抽不出身到實驗室，實驗報告只好到下星期補。

這些是高中以上的學生們。



受軍訓的初中畢業生



受軍訓的高中以上學生

——你準備了多少钱？初中畢業生

甲說。

——你是說放假後去軍訓區受「訓」麼？我爸爸說橫豎會考是沒有畢業的，叫我不冤枉一個學期的時間，即刻出去外頭升學吧。乙說。

——我也是這麼想。可是我怕回家後再「操民團」。甲說。



受軍訓的女學生

——你是不升學了？

——那來的錢！我爸爸四十四歲要受民團訓練，做不成生意了；我哥哥受民團訓練，做不成教員了。

——噢！

這些是初中夠了年限的學生們。

在灰色籠罩之下的人們，逃避了，呼號了，甚至悲泣了！客籍的回去，都市的躲入鄉下，近縣城的鄉下人躲入更鄉下的山谷中。壯丁不見，為難的是「村長」和「甲長」，於是也跑了。地之子們——農人——和沒有錢（連躲入鄉



受軍訓的公務人員

下也沒有錢的）的人們，和跑的人到沒有地方跑（鄉間山谷中也是「王土」的時候，除非跑出了廣西）的時候，不能跑了，只得肩起破槍死鐵（民團訓練是沒有好槍的），任由牛骨們（叫教官作「牛骨」）鞭笞踢打——灰色濃重地罩在臉上，陰慘慘地。

公務人員是三個月，無論男女；民



受軍訓的女公務人員

我鄉的土匪

孔憲然

現在這強者橫行，公理覆沒的世界，我們——弱小的良民，少不得要受一般匪的侮辱，欺騙，殘暴，……而這般匪，世界任何地也難免；尤其是我們的中國更甚。我鄉四川合川尤甚。

匪在往年，雖時時都有，然而每年除冬季較為放肆外，平時却少發現他們搶劫的。誰知去年從八九月起，直至今年五六月還沒有稍息；而且比往年冬季時更多，更兇惡些。這些匪為甚麼會多和兇惡呢？

匪增多的原因 其原因有二：一，饑餓所迫。去歲夏季，鄰近幾縣都遭天旱；這種旱災，簡直亙古以來，也未遭如此的很吧？秋收平均不過三四成，而為完款，又運走過半，以致米價突漲，從四吊多錢一升的米，賣至七八吊，——這是鄰近幾場的價，據說別處地方還不止。我們這些地方，若沒有小河水來接濟，恐怕有錢無市也說不定。——一般無錢印米餓着肚子的人們，有力無下處，得不着買米的銅元，又不願「靜坐待斃」，於是便不顧良心的出賣，甘願去搶別人了。二，為時勢所逼。前年因有日本的侵略，去年又因通南巴幾縣，被共產的擾亂，聰明優良的執法者，便趁此良好機會，接連的徵款，所以除糧加重，又一年兩次外，不時還有什麼救國捐，抵糧券，安川費，剿赤費，田戶公債，航空獎券，……這些新鮮美名，來吸收人民的血，去補養他們的肥胖的身體。誰都知道，近年中國內地，那裏不是同樣的經濟破產，農村崩潰呢？尤其是我們合川，

每次的款來，總要刮去百多萬走，一年也不知有幾次的百多萬。試想我們合川，一年雖出很多的農產物，但那裏夠這多流出的款呢？而且合川人在外經營的也很少，沒有好多金錢的輸入，所以每年每月每日的金錢，都在向外流出，簡直把我們素來金錢富有的合川，忽變成一貧如洗了，人人都呼着「經濟困難！」——去年既遭旱災，收穫有限，又要拿很多的糧，及雜款，所以很多的糧戶，把所收的租還不能完一次款，而自己還要挨餓，所欠的款，政府仍狠狠的追逼，不少分厘，所苦田又賣不了，於是無路可走，便踏入絕景了，——所謂為匪便是。

匪的殘暴 匪自然沒有好是不殘暴的，但是在以前的匪，只是拉着那些富紳，久不拿錢去取，才略施以殘酷的私刑外，在搶時是決少行兇的；而且被搶的多屬於富饒之衆。現在一般的匪則不然，搶是不管貧富的，只圖有東西搶得到手；若一進別人屋中，便把家中未跑出的男子，用繩紮住雙手，並賞賜他一頓棍棒，直至滿身青腫方罷。他們這打是沒理由的，不過用來威嚇我們罷了；因此一般無錢的人，也不能安睡家中，都怕那頓毒打。但我覺得這種殘暴，也令人惱恨的。

良民對於匪 自然該大家團結起來防禦和抵抗，但誰不知中國人是一盤散沙呢？況且匪的過是不好帶的。假如匪在搶別家，你去幫放了槍，匪知道了，決難放過你，要是落在他手中，保你會見閻羅；你想這樣，誰愛管閒事。所以大家抱定「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意見，以致匪更猖狂無忌起來，今晚搶這家，明晚搶那家，（鄰近的，一晚可以多搶幾

家) 那般較富有而無糊樓為護身符的良民，都被搶完了。

以上不過把我鄉土匪的雛形輪廓描畫出來，但大概情形是差不遠的。現在(下年)因收獲頗算豐足，人人還不致無飯吃，所以匪是平靜了；可是回憶起匪兇時情景不覺便寫下此文。

奇妙的火

廖之靖

這裏說「奇妙的火」，並不是普通火山噴出來的奇火，也不是磷質發燃隨風流行的奇火，更不是我們日常所用的電火，煤油火發一種怪光的奇火……這是一種莫明其妙而尋常罕見的「不明白」的自來火吧了。

說到「不明白」的自來火，讀者諸君一定要生詫異啊！不錯，這個「不明白」的自來火，的確令到發火地方的人們，無法防禦，日夜不安，就是旁人若見此狀，也要替他們可憐？他們會施過了幾個方法來防禦，但一點效果也收不到了。到底這裏發出的奇火原因在何？現在還沒有學者貢出一個完滿的解釋來。這真是迷信鬼神的好途徑吧(？)

這種奇火曾在廣東鶴山縣東南鄉的一個村落，一連兩年發現過兩次：第一次在去年十月間，這次時間雖是四天的短小，但起火的次數，却要驚人！最初起火是在一個草堆裏，先把微微的白烟噴出，越噴越濃，噴至白雲般時，就把那草堆紅紅的燃起來了。那時，人們都以為不慎失火之至，絕沒有什麼的介意，祇得忙着鑿鑿施救吧了。

啊，過了兩個鐘頭的時間，他一個草堆，也照着剛才那燒

去的草堆一樣放出雲霧！白烟！來，接着光紅紅地也發出火燄了。此次幸虧給一個婢女早的發見，施救神速，不到把整個草堆燒去了。但是他們仍沒有什麼介意，還以為剛才那草堆的火層飛的原故無疑的。

可是，這次要使他们懷着莫名其妙的心啊！自他們救熄了兩個草堆後，正在大談着：「這回無論如何也不致連累別一個草堆……」的話的時候，忽然一個人看見幾丈地遠那間小屋的

盧隱自傳

中國文壇上，女作家寥寥若晨星，盧隱女士為國內三大女流作家之一，不幸今夏以病而亡，吾人不能再讀其作品矣。所幸女士著有自傳一書，詳記其生平，坦白誠實，得未曾有，足為研究女士作品之基礎，足為理解女士作品之助，尤足為青年良好之讀物，以其教吾人以刻苦奮鬥之途徑。書已出版，欲購從速。卷首並有那海美先生長序，尤為名貴。全書一百四十頁，用米色道林紙精印，每冊實價大洋六角。

從文自傳

天才而又多產的作家沈從文先生，已名滿大江南北，無遠弗屆，而且多才多藝，其生平想必為人所樂聞。殊不知沈先生乃貧苦出身，讀書甚少，大都由刻苦自修中得來，又是生長蠻荒之邦，受大自然的陶冶，故其文詭奇多姿。從非當士兵，在軍隊中做下級工作，又是很特別的。他的能為文詭日的成就，是幸而得致。幸勿失之交臂。全書一百七十餘頁，用九十磅米色道林紙精印，內容較盧隱自傳增加一半，定價每冊仍舊六角。

資平自傳

創造社四天王之一，資平先生的作品最為男女青年所愛讀，一時為國內流行最廣之作家，技巧之純熟，結構之巧妙，無出其右。先生為多產作家之一，著作如雲，文章如雨。現居廣東省城小農居，其屋蓋先生所新築，將用以為寫作之大本營者也。本居無隱，即先生不在此處，亦不在此處。先生對於寫作，尤宜人手一編，定價六角。

瓦蓋上，也有許多白烟從瓦隙中放出來，愈看愈濃，這時，他們祇好快一點走到那裏看個清楚。那知把門兒張開，屋子裏已變成了白雲世界了，他們知道不好了，急忙地把那貯在房內的乾草一團一團的搬到門外去，但到此時仍找不到起火的地方來，白烟也不斷地從草裏發出。後來，他們快要出到乾草的中間，而且貼近地上的地方時，火光才呈露他們的目前來。

他們看過這次起火的地方，心裏很疑的說着：「爲甚麼在乾草的中間發出火來？且貼着地面？這斷不是剛才燃燒的火屑飛來吧。莫不是有人預先把火放在這裏，至現在才發起來？抑或甚麼？」恰在他們三個二個的一團團說着，突然隔鄰那間草屋，也要發出火焰了。他們有的慌着，有的忙了，把那火焰救熄。但究其火源，也是由草的底下貼着地面的地方發起的。

那一天，經了四次「不明白」的火，比較智識深一點的人，疑該處地面含有磷質；而致燃燒；無知婦女就疑鬼神作祟。

第二天到了，不明的火也要出來和他們見面，凡七次之多，除了草堆草屋裏發現外，最巧妙的一次在衣櫃裏發燃！在櫃裏的衣物發燃時，是沒有一些白烟噴出，——這大概因該櫃沒有孔隙吧——祇是放出一種燃東西的氣味來吧了。這時，他們嗅了那焦火的氣味，知道屋裏快要起火，他們的眼睛便急急地左看看右看，可是看來看去也找不到奇火躲在那裏。後來叫了幾個鄰家的人們來幫助找尋，才曉得那奇火宿在衣櫃裏的衣物來。這是多麼神怪啊！

這個衣櫃裏的奇火，是地面上含有磷質嗎？還是衣物接觸

着某種氣體而發燃呢？抑或真是神鬼作祟呢？這真「奇母生奇子」奇上奇啊！

他們在二天內得着十一次奇火的發現，固然一般婦女信爲怪神妖鬼之所舉，時時刻刻心慌胆震！就是猛進且具着一些科學智識的人們，也要給奇火征服了。他們到了這沒法防備的境地，那晚夜祇好村裏的人輪值看守，以作預告的先聲。那晚夜，絕沒有那奇火發出來，俗所謂「肅靜迴避」地過了一晚去。

到了天明，他們各個都以爲可怕的奇火停了一夜，從此一定要斷絕，不會再見了。一直至上午午也沒有聲色，他們更相信了。哈，哈！正在他們吃着早飯的時候，奇火突然分兩枝路——一從草堆裏起，一從廚子的草裏起，——發出來了。弄到他們吃也不甯，慌忙地施救，幸虧他們有準備，且給了奇火二天的教訓，藉着一些經驗，好快就要撲滅了。

這一天可憐得很！大小起火的地方，凡十二處，——據說多次是給一個婢女看見，或鼻子嗅着那燃燒的香氣，——有的在草堆裏發出；有的在草屋裏發出；有的在前天已燒過而搬到別個地方的草裏發出；甚至有的在屋樑和牆壁上掛着的穀斗米篩發出；尤以在床上的蚊帳起火的一次爲最可怕！到這時更令他們有點莫名其妙，手足無措，心慌意亂了！於是說「神鬼作怪」之聲，大不絕耳！而且他們的確是沒有方法克復奇火。所以在這夜無怪那三羣五隊的婦女虔誠地走到廟宇，三叉路口……請救於鬼神呢！

第四天，她們拜過了那慈神惡鬼，心裏似有一點安慰，同

時以為慈神會庇佑，惡鬼不再來。那料可怕的奇火，勇敢地竟從那常常看見起火的婢女頭上的包頭巾發出？接着她的衫衿也要燃起來了。這裏不但房屋是恐有焦土之悲，就是人們的生命亦大有「危如累卵」之嘆啊！他們到這情況之下，不僅是年長的人心慌，小孩子也不知下了多少淚了。不過，在這天起火的次數比任何一天要少，除在那婢女的包頭巾及衫衿起火外，祇有屋外的草堆發現兩次吧了。

自婢女的包頭巾和衫衿發燃之後，他們便深疑她——婢女——是個神怪的女孩，而且回憶前天起火也要給她先知，於是你一句，我一聲，大有「下逐客令」之勢，她的主人無奈何，祇好把她送回原籍，以維一鄉的安甯。啊！事有湊巧，果然，把她趕了後，一次奇火發現，也看不到了。從此後，這一回奇火發現，也算是告一段落吧。

第二次就是本年八月至現在，這次起火的地方，相距去年起火的地方僅里餘路，起火情形與上述差不多，不過其中也有點異同吧了。

首一天起火，祇在草屋裏發現一次。他們見過去年的奇火，雖然有點疑心，恐重見可怕的奇火，可是此次奇火熄滅後，過了十多天也看不到它復出。所以，他們很安心地，更肯定那次起火是失慎所至的。哦，事出意外，隔了十多天，那奇火居然野心勃勃的復出來了！且一連十餘天的時間。這是他們受了多少駭怕呢！在這十餘天內，每天都在三次以上的燃燒了。在初幾天大抵多在草堆裏草屋裏發出來的。他們知道奇火多從草裏發出，所以有許多在未燃燒之前——或已燃過的——把乾草搬到屋外去，以保屋子的安甯，更有一般人，疑乾草本身發熱以致燃燒，才有些也將那草兒排散，不敢堆疊，可是，這也不是

方法，有時也要燃起來。

到了九月五日那一天，他們已用了幾個沒根據的法子來防禦，都失敗了，卒弄到盲公，鬼婆，道……大施其貼符念咒打齋之手術，更取以水治火之意，用缸盛水放在村的周圍，以為克復那奇火，奈奇火偏不肯讓步，除在草裏及牆壁掛着的穀料和衣櫃裏裏現外，還要在一個門兒的底下起火來。

有一回也要連累我們：在九月九日的一天，奇火由學校右旁那個葵棚的角子出現——這棚角子距地七八尺之高——幸虧我們正在游泳回到門前發見，且同行幾人，所以不費甚麼氣力，便把奇火趕退了。雖然我們得着一些不幸中之幸，但是奇火這樣神祕，少不免要具些恐懼！

自我們救熄了葵棚奇火後，隔着一天，天公連接三天二天的小雨和大雨一連落下二十多天來。在這二十多內，隨着那奇火也斷絕，沒有一次的發現了。這時，有的人深疑氣象和溫度有關係，以為連天下雨溫度降低，就沒有奇火出現。但這也不然，在本月初間，有一天正在下雨後，瓦蓋上的水點還不停地一滴滴流下，溫度比前降低十餘度，竟然草堆裏草屋裏一連二次發出奇火來。又到昨天——十月二十一日——天氣雖晴，但溫度却僅得六十四度，而又從草堆裏起火，連那洗淨放在那裏晒的床板，也要燒去了。

這可怕的奇火，到現在仍時出時沒，來玩弄我們老百姓，還未肯正式停止。這是多麼可惡呢！但是，現代科學倡明，斷不致找不出那奇火要發現的道理啊！

註：奇火發出多在草裏，先噴白煙後出火焰，——是慢性的——

在樓上，牆壁上穀斗，葵棚等物起火，是沒有什麼白煙，火性很速。它（奇火）不會連到遠的地方去，來來去去祇在幾十丈地內燃燒。

寫於一九三四，一〇，二二夜。

隨筆雜感

小品文之頁

相思樹 烏利

一到閩南，我就看到許許多的相思樹。當初並不知道這個名稱，只是遠望，枝葉蓬鬆着，有的掛在路旁水邊，碧油油的覺得有點像楊柳；近看起來，如羅漢松，不過葉子稍闊大一點。

這種樹，在路的兩旁，處處都有得長着；因為天氣還是熱得很，太陽光可怕，走在這些樹的陰影裏，來得涼快，所以我很喜歡了。

「這樹叫什麼呀？」

有一天，我這樣問了伴着我行走的人。

「想思樹，」他回答。

這可引起了我的難堪。「想思」，這在獨身旅居在異省的人，是何等強大的刺激呀！

我不再願意對於這種樹多說什麼話了，因為沒有了勇氣。從此，非由于不得已，我也不願意再到這種樹的陰影裏去行走，怕得引起感想來。

我簡直連望也不願意去望這種樹了，因為一見着，就不免感到一陣心酸。

今天，一位同事，算是一見如故的朋友了，來邀我到他的寓所裏去吃午飯。却之不恭，只好跟着他走。於是，重行到了想思樹的陰影下。碧油油的枝葉，蓬蓬鬆鬆的撲連顯現在我的眼前；但我並不注意觀察。

「也知道這種樹的名字麼？」同行的人問我。
「唔！」我含混回答。

「這是想思樹，」他又說。

「唔！」

「相傳，從前這裏有着一位孟姜女，因為她的丈夫范杞梁，在萬里長城的下面死了，她天天到海邊來望着這種樹哭泣，因此叫做想思樹。」

「這種樹有想思的名稱，原是由于一個女子悼念亡夫的！」

這樣一想，我就不再為着想思樹多感觸，但也沒有恢復原有的好感。

靜靜的溪流寂寂的村

潘泯

秋風打過了樹尖，照例溪頭是有着載滿了稻的船，一艘艘回去的，船主人嘴裏聊着旱烟筒，他們感到的一年中的春天，是的，米粒子換現金，雖然現金早有着去路，手頭那的舒暢，到底不會脫空的，孩子該添件棉衣，妻的皮襖也該贖出來，自己的破帽得換掉，蟹肥哪！也該嚐點味兒；秋天到，這村莊上的人們，笑咪咪的，什麼都在打算着。

今年呢？跟往年真不同，小溪雖在夏天裂過痕，現在已經看不到牠的破壞，明碧的溪水，在殘紅裏映着落葉的舞姿，田野跟往年大半相同，青蔥蔥的，不過得細瞧，隨風擺動的，不是結着穀的稻桿子，村莊的主人們，在幾個月以前，明白枯草載在船上帶回來是笑不出的，因此，現在楊柳的落葉沒有機會在裝滿稻桿子的船上停留一刻了，溪水那樣靜靜的雖也不會打擾牠的甜夢了，不相信，請瞧瞧沿着溪邊的村莊上，茅屋前雞鴨的影子也沒有，門關着，煙囪裏出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村莊的主人們呢？他們嗎！他們帶着農村破產的消息跑到都市裏去了，雖然都市裏滿佈着飢寒殘

喘的氣息，不過村莊裏的人們到都市去聽一聽，無論怎樣是一件需要的事，是的，他們得知都市是怎樣一個場合了，金迷紙醉的公子小姐終日夜忙着的是什麼一回事。

這靜靜的溪流寂寂的村，沒有一點生動的氣息，主人們，都市裏到底有沒有你們的飯碗？若是你能帶着苦笑回來，那真是自家的福分，這時候，一榻胸懷，朝着晨曦，沐着晚風，會覺得稻桿子的生活，到底不壞呢！

替狗喊冤枉

潘泯

狗的受着打罵，有些實在受冤枉的。

記得有一個大家庭，三房子媳，未出嫁的女兒孫男孫女合起來也有七八個，人多了，為了瑣事，會惹起煩惱的，譬如二媳婦在灶上搬柴，免得哭，把一個嫩黃的蝦圓塞進了兒子的嘴，菜放到桌上，會聽到些冷話：

「蝦圓落了陷，真是怪事。」

「怕是狗罷！」

那時狗若在身邊，準會踢着一腳。

有一次，三房的兒子手裏的雞蛋糕給大房裏的搶去了，大媳婦爲了自己的兒子給人家罵強盜胚，舉起門鬥。

「不好了，三孀孀！賊狗，吃了爛肚腸。」

嘴裏罵，手裏打，狗汪汪的逃到門外倒在石階上喘息，鼻子一扭扭的實是悲苦不過，因為牠自問實在沒有闖過禍啊！

世界上這些事真多着，朋友們！你們是爲了維護自己的道德人格，才這樣幹的，可是狗呢？實在冤枉，反正你們要維護自己的道德人格，要不再冤枉狗才對。

擇婿觀

一期

「男以財爲親，女以貌爲財」這是現社會擇婿的交換條件。

違反了這一個原則，這交易保證不會成功。因爲對於那些種種式樣的「花瓶」買來總費一點錢的，如果要有點揀擇的話，錢一定更得多，從古到今，未曾見過娶妻是不費錢的，這是不易之論。

時代到了現在，女人變成商品，男人的勞力有過剩之憂，流爲失業；單是女人，尙有點身上本錢來安慰這苦悶的局面，出子不得已還可以賤一點犧牲一點忍耐一點採取直接的行動以解決兩套的生活；男人呢，除了黃浦灘頭雖有項王之力也是無用。所以娶妻到現在真是很成問題。

幾年前的王保之婚，這是岳父母戰相的結果，選得了這樣一個佳婿，而使這這着保女士的一班青年，落一個空。不過，我們知道，這種也有「愛」在其間，祇是，愛着X X而已！

現在一般岳父母們的擇婿大概有如下的表示；

- 1、坦腹婿——包括洋行買辦公司經理及所有富商小開之類，銀行大班更屬歡迎。
- 2、皮帶婿——包括一切有權階級。
- 3、長衫婿——包括一般無聊政客，
- 4、西裝婿——少爺公子們
- 5、短衣婿——指一切的薪水階級的小職員們，
- 6、工人——沒有資格

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一般岳父母們又有這種意見，原不是稀奇的事情，而女子的嫁人亦有些種傾向。此一個「財」字，竟是千古的名訓；決定了一般擇婿的前提。

這「財」字，現在什麼地方都不通用，其價

值祇等於德國之廢用「馬克」。完了。

晨曦之街

陳殘雲

拖了一副睡餘的面容，昏迷地，一步一步的，踏着，那漆黑的長途！

沒有目的，也不覺目的，朝着淡紅色的東方。秋後的寒風，輕輕的，驅逐了我心頭的抑鬱，不，帶來串串的往事！

這往事，儘得讓我咀嚼着，可是，酸，苦的，乏味的。……

突然，一個聲音把牠趕走了；這聲音，我聽得很清楚，是從遠處的矮屋裏播來的，……一隻守份的雄鷄！「哦哦！感謝你，這嘹亮的清歌，甦醒了我的睡後的迷離！」我悄悄的想。

沒有目的，也不覺目的，朝着淡紅色的東方。看不見一輛光亮的汽車，看不見一個美麗少女，更看不見一切的人！嗅不到香氣，聽不到喧聲；祇聽我的沈重的步伐，私語的草兒，鷄的高唱佔據了這靜穆的空氣。呵呵，一切都還在夢中吧！

我希望，希望永遠有這樣的世界！

可是，變了，變了。那燈影幽照的街頭，漸漸地，已站着幾個短衣的漢子，瑟縮着，大家閒談着；聲調是很低微的，但我還聽得似乎有這句話：「我如果今天找不到錢，家裏的人都要捱餓了。」

哦！我明白了，原來他們都是爲了生存，一家的生存而掙扎！

跟着，黃包車的鈴鐺響了，工廠的汽笛響了，賣担子的老頭兒嘶嘶的叫！

我依然昏迷地，一步一步的踏着，漆黑的長途——凝視那面晨曦。

理髮

紫沫

不知是先天的根性也不是，對於理髮，我是十二分的厭惡。記得在幼小時，因不肯理髮而給媽媽揪住了硬刺時，大哭大喊的情景彷彿在眼前。現在已離開了媽的懷抱，可是憎惡理髮的心理，依然是十分濃厚的。

其實，現在的我也不喜歡理髮和從前的不相同的；小時因爲怕痛而不高興理髮，現在呢，一是可省點錢下來，二則覺得理髮是的時間是十分空虛的。因此，別人常常拿我的頭髮來開玩笑或譏刺。「沫君，你的頭髮可給老鷹做窩了！」

「沫，明天大概是你理髮的日子了！」

慣常了的臉一點也不會漲紅，窮小子是不能看公子哥兒的樣，儘讓他們講俏皮，我可仍按照我的錢來支配用途。

踏進理髮所，在沈悶的空氣裏度過一小時的光陰，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起頭，我向鏡子裏望望平常自己難得欣賞的尊容，再三又再四，但瞧不出一點和別人相異之處，一那有二隻黃眼珠，一標有黃膚，我是黃種人哪。於是索性閉上眼睛，胡思亂想。聽那剪刀和軋刀「格格」地交響着，她在一點一滴的剪掉我的頭髮，同時也在剪掉我的二毫錢。好久好久，我以爲半句鐘已過了，可是睜眼一瞧，十分，十五分二十分鐘……時光化癡倦了的滋味得還慢，我開始感覺到難堪的寂寞和空虛，雖然呵！

呵！這裏面是監獄，我失去一小時的自由，現在我又恢復了寶貴的自由，但監獄帶走了我的雜亂的頭髮，又帶走了可以吃一頓飯的二毫錢。

迎着風，頭顱輕俗有點飄飄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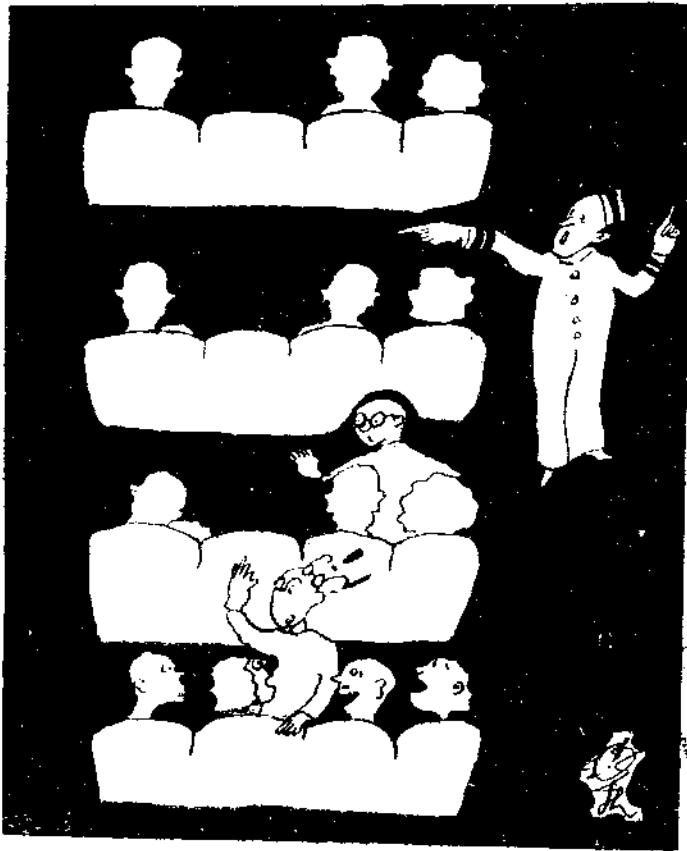
待今之子否父



空座

王樂天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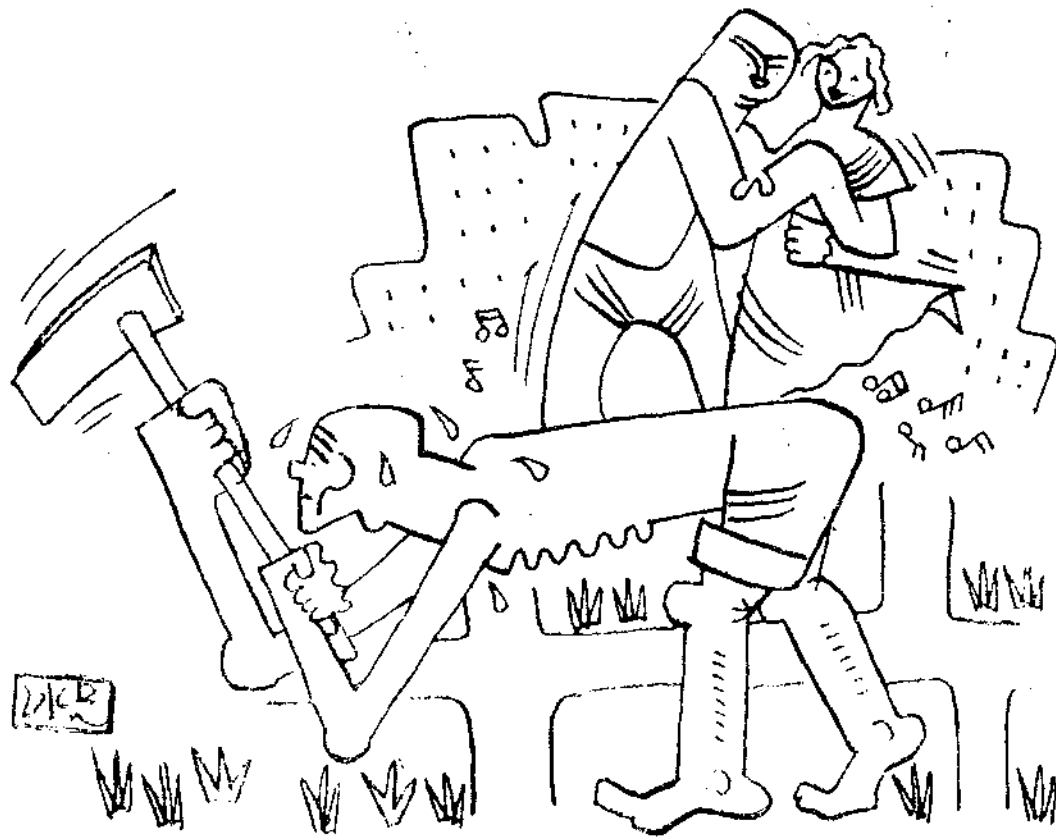
解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在電影場黑暗，蓋有禪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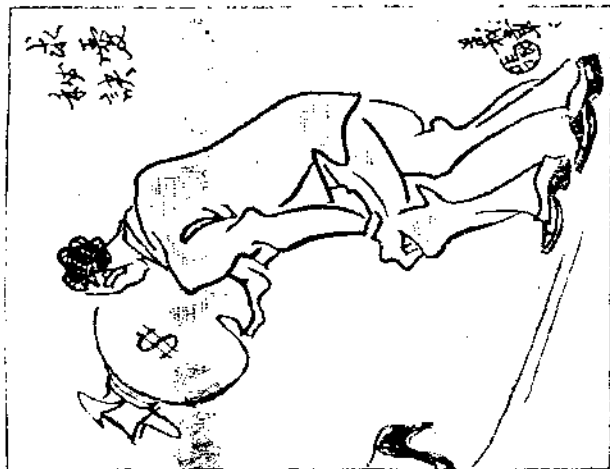


都會農村二重奏

糜冰兄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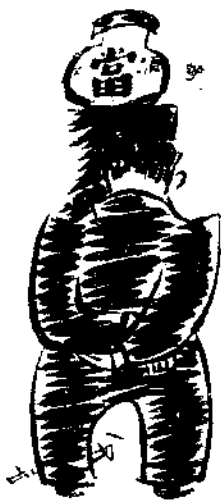
古語云：兒孫自有兒孫福，莫為兒孫作馬牛。今之進子弟入都會，應熟讀此言。





作璋幾張

賢夫良父主
義之實現
介華作



(2) 冬大衣的問題



(1) 別有一番滋味
在頭心

大學之冬 (四幅)

余冠我作



(3) 課堂里的工作

(4) 反比例



文壇畫虎錄

四個作家印象記

鄭康伯

(一) 孫福熙

懂得孫伏園氏的人，必是懂得孫福熙氏的人！實在因為他們都是有地位的「藝人兄弟」。

孫福熙氏是在藝術上，在文藝上都有着很高的素養的人；在藝壇上，他的素描「菊花」與他的細膩「散文」是同時地，同等地被人稱讚着的。

他有着一個在文壇上有地位的兄長，而他自己是一個具有着較高的藝術天才的人！他的三湖遊記，山野掇拾，歸航等的著作都曾給了人們上好的印象！

在某一次的新壘茶話會座上我會到了孫先生，他的身影是一個肥碩的中年人，豐滿的臉子，卻還晰白，有着一抹藝術家的特徵的長長的烏黑的頭髮，聲音裏有着女性的柔和，一切的風度，動態，都顯得慈和，洗煉，超然，如果，孫先生不嫌沾辱的話，我要說，他像煞一個「藝術的私生子」！

他不會喝酒，實在可以說先是本樂意喝而是以後因了他的

一，本欄歡迎投稿，來稿寄由本刊編輯部轉。
 一，本欄專記當代文壇遠聞佚事，以趣味雋永為事，屬實實實，凡有所知，不論事之巨細新舊，統希寄投。
 一，投稿者不得借本欄為攻訐他人之用，凡含攻訐性質之稿，恕不刊登。
 一，文人自述自記，即使屬於遇甚之誇大，本刊亦不吝為之發表。
 一，本欄稿件每段以一二千字左右為最適宜，著於一個事件之可分若干段落者，當各就一中心分述之。

「小女孩」而就不喝的。

孫先生近來不大有什麼創作了，一心在辦着藝風雜誌，同時兼着幾個藝專的課，一禮拜一禮拜的僕僕于滬杭京滬線上；是爲了藝術的趣味吧，他對這樣勞頓的生活始終沒有厭倦過。

如果要一句話來說完他，那不妨說他是個「慈和的藝人」吧！

(二) 朱維基

談中國唯美主義的詩人，「朱維基」這個名字，定不會感着生疏的。

他有着壯硬的身子，四六的理髮式，四方臉子，光下頷；一個具有濃重的詩人風度的紳士式的詩人。

朱先生是于西洋文學有着很深素養的人，他的作品倒是譯品比創作要多；他的作品有花香街等，譯作有家之子、失樂園等。他也辦過雜誌——詩篇，這是據說他與邵洵美氏合辦的，可是，後來不知何故而即停刊了。

他現在在正風文學院當英文教授，教着「英國金庫詩選」；可是，學生強着他教文法，就他的個性說，這與他實在是件

苦差！

可是，他究竟是個好人，就他與學生處得很好這一點上說。

「我是不長于交際的」他有一次如此對我說。

(三) 盧葆華

盧葆華，人們對他的印象是女詩人，女作家！

是的，她曾寫過很多的詩跟很多的文，譬如血淚，抗爭，相思詞，而且，她是個于新舊文學部有素養的人。

不十分高的身材，長長的頭髮清瘦的臉，很健談，說着不是很純粹的北平語，一條完全女性的聲音；我第一次會見他的時候她是個着男式西裝的女人。

我們曉得她的身世是挺壞的，她是個年青的孀婦，孤單地過着上海亭子間生活，一杯清水一塊黑麵包的來維持着生活。

在那一次的新墨聚餐會裏，她起先跟人說了很多的話，可是，在筵席上，她就沉默下來了，偶而，瞧着鬧酒的人，微笑着。對於這樣的人性，我始終是將一個謎看待着。

在今日多少女作家都息影了的文壇上，我們對於盧女士實在是抱了不少的願望的！

(四) 華林

華林的名字是很爽亮，可是，他的人也那麼直爽的！

瘦長的身裁，裝着滿身的熱情，這是常在我們的驚奇之中的。是的，我們奇異他的瘦削的身材為何可以裝着那麼多量的熱情！

看他的相貌我們不相信他是藝術家，文藝作家，也不像商人，政客（說政客吧，他的一撮小鬍子着實有點像），更不像工程師，不很恭敬一點說，粗粗的有着有些像是一個「老槍」瘦削的臉上是黑黝黝的，鼻樑上架着一付度數很深的眼鏡，玻璃片內射着稜稜的眼色。

他現在也在正風文學院當着藝術批評及藝術史的教授。

他的作品是簡短洗煉，尤其是他的別具風格的藝術文。

從他努力寫作這一點上看，我要說，華先生是努力工作的，可是，現在，他已近老年了！

我所知道的許傑

吳秉楠

在人海裏飄流已經不少日子了，許多應該記憶的事情都已逐漸地淡忘，而許傑先生的印象却始終深刻的印在我的腦子裏。

許傑先生所予我的印像所以如此之深者，說起來還有個小小的原因。那時候我正在初中讀書，平日對於小說雖有甚強的嗜愛，但於小說書籍多半是不輕易購買的；無須說，經濟環境的限制是最大的原因，而且一元數角買來一本薄薄的小說，看完便棄置着，很難有再次翻閱的熱心和興趣，算起來實覺不甚值得。有一天，偶然高興起來，空前的買了一本小說，那本小說便是許傑先生的飄浮。雖然那本小說在此刻看起來並沒有很高的評價，然而大凡每樣事情的首次皆不免富有嚴重的意義，飄浮既是第一次買來的小說，所以，那本小說的書名及著者許

傑先生的名都在我的腦子裏同垂永久。

記得是教育部通令廢止大學預科那一年，我考了廣州中山大學的預科。第一課是國文課，國文教員是一個有橢圓形臉孔及中等身材的人；講書時態度誠懇，材料豐富，講解詳盡，給學生們以異常良好的印象。下課後同學們都蜂擁上前詢問教員的姓名，他以和藹可親的笑容及從容不迫的態度在黑板上寫出「許傑」兩個字，從此我們便和許傑先生結下師生的關係了。

在許先生做我們的國文教員這短短的一年中，他除在授課時給我們特殊的滿意外，課餘還很熱切的介紹給我們關於研究文學有系統的書籍。對於同學們，無論是聰明的，笨拙的，勤奮的，或怠惰的，都同樣的賜予熱誠的孜孜的指導。即在第二個年度的到臨，他不担任我們的課程的時候，他依然在適當的期間來課室探望我們，問我們近來看甚麼書，有寫作沒有，其關切情形和往昔無絲毫分別。在他的循循善誘下，熱心文學的同學們曾在那時組織一個名叫「白浪」的文藝社，在當地的報紙發表了幾期副刊，不幸這個組織的存在是為時過暫了。他很謙虛的自認為白浪社的社員，而不願居於顧問的地位。在許傑先生的心目中，無疑的，學生們是他認為正待提攜的小弟弟。

許先生和王以仁有超出常人以外的友誼，數年前，為着王的失蹤，他曾不辭勞苦的南北奔馳去找尋，花了幾年寶貴的時光，而結果還是空虛。他曾由上海到北平，由北平到杭州，再到南洋，還有許多數不清的地方。所有應到的地方都到了，所有可能的方法全用遍了，但王以仁的蹤跡依然毫無着落，在他

的生命史上，這，必然的是個不能彌補的缺陷，無可療治的傷痕。在南洋，他曾暫時的担任某報館的編輯，但熱血的青年往往為社會所不容，想在帝國主義鐵蹄下說公道話那簡直是白晝發夢，因此，經過一度虛驚及小小磨折之後，許先生又重新回到祖國的「唐山」，椰子與榴槤是他在南洋所寫的隨筆集。回到廣州，許先生仍然不斷地憶念那無可追尋的王以仁，似乎王果真有一天會安然回來的樣子。有一天我們在課堂裏問他王以仁現在怎樣了。他黯然無語久之，最後，嘆息着說「大約不會在於人世了罷！」

為着他上得很好的國文課，為着他拿學生作弟弟看待，更為着他得到學生們一致的愛戴，於是決定了他和我師生的緣份，縮短了彼此相互間的關係；人類總是如此自私的，短視的人自尋苦惱的地以別人的光榮來培植自己的妬忌，以別人的公忠來增加自己的嫉憤，是事實上所不能免的，於是兩年之聚，他又為着同行的排斥及環境的壓逼，別離我們而踏上征途了。

最近，在某雜誌上看見許先生的周作人論；在此，謹祝這位熱誠的先生的平安！

介紹兩位新作家

一 振

北方的新進作家彭島

記起彭島先生的努力，實在是喜歡，正是他和紫陽先生辦「北國月刊」的時候，為着充實自己的作品起見，曾攜着他妻「居易」跑到平西門頭溝煤礦，做了一個重工業區的參觀，在

那裏呼吸口與都市裏不同的空氣，看見那些礦工們怎樣生活着，于是他的妻便寫成一篇「礦工們」！

一個新進作家若果真有那樣探求的精神，真的頂上寤燈切實的嚐嚐礦工們生活的滋味，就是誰也要敬佩吧！但是澎島先生爲甚麼却沒鼓起了下個班兒的勇氣呢？

最近庸報的另外一頁上，談北平文史第三期，內云：澎島的一篇創作小說「胡半年」，是寫一個知識份子的那種憨直而且慈心人的下場，以第一人稱把故事烘托得很親切，但不十分緊湊，作者是北方一個新進作家，過去曾有單行本「蜈蚣船」行世，近來好像又沉默下去了，像這篇「胡半年」好似較以前之作品退步了，我們希望他再振作一下，一個新進作家是應該爲着自己的前途而努力的！

彭島先生姓徐，是河北省一個小縣城的人，在師大畢業了，曾在北平市市立師範教過書，因爲嘴不甚靈活，對一個質問嚙嚙半天還解釋不清，便被學生抬走了，自「北國」停刊後，先生很頹唐，以後經朋友的慫恿，又創辦了個私立中學，因會考成績惡劣異常，卒被社會局勒令停辦，從作家發展爲教育家，而又退回成學生時代的教書匠了。

他現在在北平市第三中學教書，人是忠誠和藹的中年漢子，因作品的沒出路，而最近漸漸感到灰心了。

徐先生的筆名除掉「澎島」，「鐵森」也是他，在北方各文藝期刊上，差不多都載過他的作品，上海的雜誌和老牌子的「文學季刊」中都很少見，依成名的時期是跟徐盈同時被人注

青年詩人臧紫揚

臧先生是河北唐縣一個鄉莊的人，身體很粗壯，頗不漂亮。聽說他最好擦胭脂抹粉的倒並不好穿，不過嘴裏是常含一塊糖球嚼着花生的，他有個改足派脚的妻係他本縣鄉師卒業生，倒不錯已生一個孩子，所以臧先生每教書返舍總有樂子享的哩，倒還不寂寞。臧先生也有不喜歡時，每對鏡自憐看那一車雪花膏顯不平的大麻坑，一車胰皂洗不白的黑臉。

現任北平市立三中初級班國文講師，尙舒適，新作家澎島爲其好友，於前年共同創辦「尙志中學」，生成嘴笨且愛紅臉，學生常與其爲難，幾年來先生大走背運：去年與澎島主辦「北國月刊」，因環境關係，卒被停刊，今年暑期後教育部對不良私中取締，又曾使臧先生傷心：因尙志中學暑假舉行會考成績太劣，致禁止招生停辦！

臧君現在態度異常穩重，皮鞋墜着腳，一副藥片的養目鏡永嵌在鼻梁上，大概砂眼很重。北平的文史第三期上臧先生的詩「相逢曲」，曾受一個報紙上的好評：「紫揚的相逢曲，是一首戀歌，熱力很足」。

他生活很安定，過着舒服的日子，媳婦又新生了一個小孩，于是詩人臧先生大喜！

方瑋德在北平

清水

新月詩人方瑋德，今年暑假跑到北平來了，據說方先生是

來北平養病的，的確，方先生的身體是太欠健康了，實在是有長期休養的必要！

在暑假以前，方先生不顧學生的挽留，離開了集美師範，聽說這位詩人在集美很受學生的歡迎，他決定離開集美時，一般學生都着了慌，最後方先生終於走了！於是這古香古色的北平，又多了一個新月派的詩人。

我認識方先生是在今年的九月間，在一個很有名望的學者家裏，他的身材雖然很高，可是太清瘦了，同時精神也不大好，所以，談話是不見得流利。最有趣的，就是方先生和我談話時，有一種羞答答的表情，兩頰上微微的罩上了一層紅暈，好像少女含羞那樣的美麗動人。承他告訴我，在集美時與友人辦了一個文藝刊物，曾得到當地文壇的好評，後來因為某種原因夭折了，言下大有唏噓之概；他又說他的身體太壞，所以辭去集美那方面的職務，到北平來作長期的休養。

從此之後，我和方先生見面的機會很多，才知道他來北平養病還是附帶的條件，最大的願望還在終身大事哩！說來話長，大概是去年暑假吧，方先生在某友人的譚會上，認識了L女士，她是清華英文系畢業的，後來雖然會過幾次面，也不過是朋友間的應酬而已。直到方先生要動身到集美去時，他倆才開始通信，漸有互相傾慕的表示！然而開學期到了，方先生不得不離開這座蒼老的古城，跑到廈門集美去教書了。

方先生雖然到了廈門，然而心還在北平哩！這並不是我捕風捉影的話，有事實做我的保證人。他在廈門沒到十天的光景

，就發了五封航空快信，每信至少有三千字，若不是方先生多才多藝，恐怕打字機也沒這快吧？——這些，都是在L女士的談話中流露出來的。方先生是這樣的一個多情種子，然而L女士也是一個情意綿綿的女郎，不必說哪，自然走上了初戀的途上，如何的熱戀，都不是我所說的，只好按下不表。且說方先生此次來平的動機與目的。

自集美放了暑假，方先生即東裝北來，後因故在京滬勾留了一個多月，才乘平滬通車到了北平，那正是北平很熱的時節，加以長途旅行疲勞過度，竟患了一場大病，只忙壞了L女士，幸而不到幾天就好了。但進行與L女士訂婚的手續，發生了很大的困難，待我道來：因L女士的父親是教育界的名宿，對於女兒的婚事，主張慎重，第一必須男女雙方身體強壯，有醫生之證明書者；第二必須覓一相當介紹人，資格須在教育界有名望者，且於男女雙方有相當之交情。方先生雖說交遊廣大，不乏教育界之名宿，然欲覓一符合此種條件之介紹人，實在是難於上青天！經他再三的奔請，終於難以如願相賞，或許方先生奔勞過度，病勢曾一度復發，幾乎轉劇。L女士靈敏超人，力請母親遊說，又未邀准。因之方先生更加發愁，寢食不安，好在有L女士在旁多方安慰，方先生稍可解愁。前天我在光陸影院遇見他倆，我問道：

「介紹人找好了吧？幾時請我吃訂婚酒。」

方先生很和藹可親的答道：

「那裏！那裏！如果有這好事，當然要請你的。」

「就是你倆不請我，我也來賀喜的，（下略）」，我們約談了十分鐘的工夫，L女士只打着蜜笑，不參加我們的談話。也許她是喜在心中，喜得說不出說來吧！為免防礙他倆談話起見，我就另找座位了。從方先生的口氣裏，知道介紹人還沒找着，訂婚暫還談不到。但是，我總希望「有情人終成眷屬」，所以須祝他倆的成功！

教員時期的姚蓬子

天波

左翼作家，被稱為丁玲的小燕子姚蓬子，在南京反正後，好久沒有聽到他的消息了；姚先生過去寫過好些小說和詩，都會相當地成功，這是一般讀者皆知的事實。可是在五六年前，姚先生還是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員，不僅沒有被稱為知名的作家，甚而還沒有跨上文壇；本篇所記，就是他教員時代的瑣碎的往事。

那時候，他任職的學校是在滬西，教了一班高中部的國文課另外講一點文學概論，態度老是那麼熱烈的，口才却不見得好；一上課，翻開書本，滔滔地講下去，（却不是流利的）時而加重語氣，直像要拿全生命的力量使用出來似的。不過學生方面的聽講，却大部份不熱心，只在他上課的時候，看着他拼命一樣的神情，聽着他時常加重的語氣，說句不客氣的話，簡直帶着鑒賞的性質的。有一次，教了一篇和人字有關係的小論文，（題目忘記了，好像是周作人做的。）於是「人」，「我們人」之類的特別加重的聲音，接繼不斷地從他口中噴出來，

從此以後，同學們竟模仿他的「人」，「我們人」的語氣，終於拿「人」「我們人」做了代表他的用語。譬如說，一位同學問下一點鐘是什麼課，那麼，另外一位同學便會回答：「人」「我們人」，對方聽到了，就知道下一點鐘是姚先生的課，不是國文便是文學概論，一點不含糊。

同學自然是太頑皮，但姚先生的熱心是可驚的；注意不集中的課堂上，不免有許多零亂的聲音，實在吵鬧得太不像樣的，他便停止了解講，用他那固定的目光看着下面，一聲不響，這樣會延長到一兩分鐘之久；同學們多少有點不好意思起來，課堂也寂靜了，他又接着講他的書。他很少講與書本上面沒有關係的話，他對付同學的吵鬧和隨便，只是用固定的目光注視着，那麼熱誠底，那麼持久底，使人有點受不了！據說這次從北平解送到南京來，和丁玲會面（？）時，就用那固定的目光注視着，好幾分鐘，一句話都沒有說出來。

同學之中有一位姓李的，年紀還很輕，據說天才很好，是他所賞識的；那姓李的同學時常寫些詩，姚先生時常稱贊他，可是那姓李的幾位同學却時常不服氣，以為姓李的不會是姚先生稱贊的那麼好，有一次拿了姓李的幾首新作的詩稿，寫上別人的姓名向姚先生請教去，不幸那幾首詩做得並不好，而他的評語又太過火了，說這簡直不能算詩，於是同學們哄然大笑了，告訴他這實在是李某的新作，然而他當時竟沒有說第二句話，只是用那固定的目光，移向窗格的天空中，一分鐘，兩分鐘！於是同學們抱着懊悔的心情退出了！

這些瑣碎的往事已經過去五六年了，他也有了更複雜更難忘的生活經驗，只是這些瑣碎的然而深刻的印象，那時候許多同學大概不會忘記吧；那加重的語氣，那注視的目光，顯得熱烈和沉思的，他的表徵的特質。

我說陳大慈及其太太

丘九

我說陳大慈，自然與第四十二期本刊上羅伽先生那樣說的話有出入。第一，這位先生並非我們杭州人的同鄉，他的故居珠江之畔，是「丟那媽」那兒人，可是他並不說「丟那媽」。

在幾時上到杭州？不大明白，現在是寓居在西子湖頭一個律師的樓上好多時了，三間，每月月租卅番，地方很幽靜，有許多通暢的小品文是在這個幽靜的地方產生出來的。

你去看他，自然每每在那兒會到他那位穿藍布長衫的太太，也不一定，有時候也穿着挺漂亮的摩登服裝的，兩頰上塗流行的黃色胭脂。

這位太太，方慧珍是女流作家哩；芳菲女士是她常用的別署。在市立中學女子部任教職，據說原是南洋華僑，英語自然說得挺流利，也許是在那兒擔任英文這一課。

我們每天看東南日報的副刊——沙發，有一則「笑不笑由你」的對話，就是她的東西，一年到頭，繼續刊載着。

陳大慈和他的太太每月收入自然是很「布爾」的了。

三五月前，由他和程找幾位發起杭州市作者聯歡會，隨即跟着組織了個杭州市作者協會，一時很起勁，現在到又不聽見什麼了。

記黑嬰

錦楓

一九三三年我還在廣州的時候，我很喜歡黑嬰的小說，那麼像頑皮的小孩子一樣的天真活潑可愛的。有人說他是跟了穆時英的東西而出現，方有人給他一個名字「橫光利一第四」；不過，我們很細心的看他的文章，總和穆時英不相同的。有人說他的小說內容空虛，而非當地多產，這或未盡然，不過他無論如何都和目前一切小說家不相同，也可以說是獨走一方的。

今年我方才在上海認識他，他有一雙黑而精靈的眼睛四方格的臉兒，廣東人本有的皮膚顏色，黃黑的，健實的。身材也不甚高也不算低，跑路時有紳士氣。不過，他像有點害羞，初見朋友時總是像處女的一樣羞答答的，眼睛也不敢許久的瞧人。但對女人呢？這我是不曉得，因為我沒有機會和他一同在女人的前面談過話的。所以這里不敢斷定。不過，他很愛到舞場的，對舞女的態度如何呢，倒要請梁賽珍來答覆了。他很年輕，據說是十九歲，他非常用功的寫稿，所以一成名後便稿逼天下，這倒是會使人佩服的。他以前在暨南唸書，這學期却不繼續了，這是什麼緣故，我們可以從青年的觀念的普遍性中探索得到的。

不過，他的稿費的收入總比一般作家較為豐富的。這形成他的生活過得那麼舒服了。

現在，他每天都是努力的寫稿，將來他的發表稿件集起來也許會驚人的。

十月十九日

大學風光

傅敬嘉

(七) 禁止跳舞

自從訓育處佈告欄上有了「禁止入跳舞場」的佈告之後，幾個跳舞的忠實同志都圍着看了！

「滾你媽的，咱們有錢，幹嗎咱們不能跳舞？」

「我偏去跳，看你奈我何！」

「開除我不怕，校長是我父親的好朋友！」

「跳舞是我們的自由，沒人能束縛我們的。」

大家在禮堂裏像瘋狗一樣地狂吠，有的居然拍着桌子，蹬着腳。他們好像遇到不共戴天的大仇人。

那天，就是出佈告的那天晚上，會跳舞的同學們都一律洋裝革履，耀武揚威地到舞場裏去消磨一晚上。

次日回校，大家都帶着驕傲的臉色。

「我去跳過了，你敢怎樣？」

有幾個還着調育處的門吐吐地吐了三口唾沫。

(八) 婚

政治學課前，男同學三三兩兩的一堆堆地聚着，不知談論些什麼。後來一位被同學呼爲「丫頭」的蜜司走進來了，立刻，男同學都靜下來，帶着笑容望着曾經告了二星期婚假而才來的她。

「你瞧，她的臉色比以前紅得多哩！」

「姿態也大變了！」

「你瞧，她的——！」

同學們輕輕地說着。

上課時，大部分的同學都在望她，而不注意到教授所講的一切。他們真有閑工夫呵，能夠管這些和自己沒一些關係的事。

好事的在動靈地打聽她結婚的消息，男的是誰

討逆日記 (續)

一月十日

零丁

昨夜，雨不停的落着，天剛亮的時候便晴了，弟兄們都怨命苦！要不然，今早大家也可在稻草堆裏多躺一兩個鐘頭，而免得再摸進體育場給那刺骨的冷風吹得發抖！

朝會時，師長有幾句話應該給一般有「升官熱」的同志不忘記的，他說：無論官兵，以後不准擦「雪花膏」，要是查出誰擦雪花膏，就把他開除，軍隊裏是要不得像姑娘那樣的臉孔的；臉孔是愈黑愈好，將來升級升官，也要臉孔最黑的纔最有希望；

我就不管那許多，回連洗過臉，還是拿我的雪花膏來塗。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家裏窮，到這大年紀還沒討親，已無錢可通神，又要跟着師長的話去把臉孔鍛練成非洲黑人那樣，那豈不要餓寡孤獨地糟了一生？是則「升官事小」，「無後爲大」，那還顧得「遠抗命令」啊！

築碉堡的還是喫飽了飯去築碉堡，我還是空在連部裏想不出消遣的花樣。紹興師爺邀我找民衆教育館去看報，可是跑出去按址找到了却重門深鎖。乃掏出日記簿急忙地檢查了一遍：今天不是星期壹，也沒有什麼值得休假的什麼紀念日。詢諸路旁穿長衫的本地先生，據說：福州郵政不通，無書報可看，所以關了門。至此，我要回連，紹興師爺却死擺架子，要我跟他一道走；他以爲人家會認我爲他的馬弁或勤務兵。軍隊裏是「階級服從」的，我那敢不聽從呢——我跟他走出臭穢薰天的小巷，轉到所謂大街的街上，賣油，鹽，柴，米的行（行者街中）商，坐（坐在街旁）買，正在街當中找不到位置團團轉的找主顧，主顧多是武裝同志。這些行商坐賈，據我調查，是完全從鄉下來的，好像我們家鄉逢「一，四，七，二，五，八」之類的「赴墟子」。我在這街上，看見賣炭的把炭箕碰着我們的弟兄，給我們弟兄把木炭「嘩啦啦」的踢翻在地——也看見賣青菜的鄉下老頭，無意把扁挑頭撞着我們弟兄的鼻子，給我

姓什麼，名什麼，在那兒做事，等等，等等。

第二課上課時，在黑板上發現了二行大字：

「花徑未曾緣客掃，

蓬門今始為君開。」

下面還有一行「××系全體同學恭賀××女士結婚之喜」。

除了「丫環」以外，大家都笑了。

(九) 醋

中學部有一位長得怪俊的男同學，聲調，姿態全像女子。也許他不愛念書吧，課常不上，老愛在大學部的宿舍裏跑，穿花蝴蝶似的，忽而二樓，忽而三樓。

「O Darling」看見他的人都會這末叫一聲。

有一次，三年級的「大炮」和二年級的「博士」在傳達門口打起來了，結果不分勝負，各有損傷。第二天下午，又在操場上互毆，結果「大炮」得勝。

經了好久的探聽，才知道他們打架的原因是爲了那位像女人的同學。聽說那同學以前和「博士」要好，後來却和「大炮」要好了，因爲「大炮」常常請他吃東西。「博士」氣不過，而且似乎有些「酸」，所以打起來了。

但戰事發生後才四日，那同學又離開了「大炮」，而和四年級的「大亨」常在一處了。然而「大炮」與「博士」却始終像仇人似的。

(十) 刀

在校外的一小飯店裏，曾鬧過一回動武的喜劇。其實是這樣的，二個曾經爲了一個女人而吃過醋的老同學，在飯店裏會着了，一言不合，頓時動手。各人都有別人幫助，聲勢洶洶，不可攔避。

突然，某一方面的份子，匆匆地闖入廚房，旁觀者都很奇怪他的動作，不久後就見他拿着一把廚刀，挺着胸走了出來。

們弟兄抓住要押回去懲辦，嚇得那老頭「撲咚」一聲跪下去磕頭求饒——還有一個賣柴的小伙子，遇着我們軍隊裏的「北佬」；「北佬」問他多少錢？小伙子回答說：「一塊三角。」意思是說每担一塊三角，要買過秤照算。不料「北佬」弄不清，以爲那麼兩小捆柴，要賣他一塊三角，立刻張開五條粗大的指爪，向那小伙子的小頰上蓋將下去，食指還點着鼻頭說：「你當我是啥？」說着，又想一掌。小伙子慌忙倒退入人叢中，「北佬」伸手就想去抓，後來給人救開，并加以解釋，始悻悻而去。

紹興師爺當那時是趾高氣揚的扭過頭對我說：「是要這樣！是要這樣！」我却不以街上所遇的事，是我們軍人的光榮；我不是心理學者，到底研究不出一同是一樣的人，爲什麼有絕對不同的兩種心理？」

一月十一日

朝會——

朝會後，師長命隊伍回營，不要再跑步，大家歡喜。上尉以上官長却留在草場上，師長有話對他們「訓」。

不久，連長踉蹌回來，叫我們即刻準備出發，很神祕。若是平時出發，三天前大家就可得到準備的通報；今天，早起，照常朝會，朝會時師長一句不提發出發的話，祇留上尉以上官長在草場上下口頭命令，這好似暗示我們：「軍機不可洩漏」；但大家都猜着這次出發必定上前線無疑了！

柔和的太陽擠破了瀰漫的濃霧漏下一道美麗光輝灑在集合場上！八點鐘已是萬頭攢動了。八點半從第××旅起，開始把團在一塊的無數頭顱向集合場的東端路口拉長，及至全部拉完，時候十點多了。我們一團是後衛。

細察各部戰鬥兵，個個精神飽滿，不以背上捆着槍枝，子彈，工作器具，包裹，五十多斤笨重傢伙爲累贅。這是從前跑了許多路又休息了許多時間的緣故。

行三十里到洋口，順昌所轄的小鎮；因爲有小火輪可通延平，福州，生意比順昌

「碰」碰看，你王八蛋！」罵了。拿着刀要衝上去，然而不過是想肥了，二條腿是軟洋洋的。飯店裏的人却怕真的鬧出大禍，連忙上來解勸，於是借勢下台，把刀丟開了。

「你媽的，不是他們的勸，我看你長幾個頭！」於是他回到自己的桌子上，拿起飯來，吃了。

歡迎胡文虎

神通

二 在碼頭上

因為我們到得最早，所以碼頭上除了我們男女同學外，只有少數的個人在碼頭上徘徊，碼頭入門，橫着一幅白布，寫着：「歡迎胡文虎先生」的黑字。兩邊各掛着一幅白布寫紅字的聯，寫的是：「歡迎實業家胡文虎先生」和「歡迎慈善家胡文虎先生」。通碼頭的橋上，掛着各色的小旗，隨着風在空中飄搖，無情的天，又下着毛毛雨，大家望着黃浦江的呆站着，站着，總沒有一點的消息，究竟什麼時候來呢，靠在碼頭的小火輪，據說，是預備接送胡先生的，可是只看他橫在江上，一點亦沒有移動，大家都在怨恨着學校當局，為什麼要這樣早的來呢？叫我們在這裏呆等，吃西北風，大家都有點嘆氣，不該跑來的，正在無聊的時候，忽然從小火輪的船裏跑出兩個人來，挾着一大捆的報紙，向着我們的面前來，每人送給我們一份的報紙，有的不會接受，以為是在賣報的，後來經過了別人的說明，才跑去重新討一份來，第二頁是胡文虎先生專號，第一篇是胡先生的歷史，以下接着是歡迎和讚美的文章，大家隨便看看，有的並把他暫作武器，互相攻打起來，慢慢歡迎的團體漸漸多了，學校計有僑光，大夏，中國女中，復旦，暨南，華海等校，社團有廣慈院，亞浦耳，市政府等等，計共總有二十個團體，男女總在千人吧。

城興旺得多。隊伍在這裏停下休息，吃中飯。

一個病兵垂頭喪氣趕上來，他說：「半路跑不動，拉住一個老百姓，要叫他撈肩上的東西，被另一個老百姓趕來，吃了他兩句耳光；他們人多不敢和他爭，好在跑得快，這裏的老百姓都是土匪！」他說完。我們准尉代排長接着罵他：「屈死鬼！沒把你鎗斃算運氣！告訴你，那老百姓是南昌行營的別動隊！」

「別動隊？那是委員長派來暗查我們軍風紀的。」我登時想起來了：「拉快槍斃！別動隊員得把犯罪的軍人先斬後奏！」

那屈死鬼——病兵——呆了半響纔找他的隊伍去。

祇有三分鐘的休息，繼續前進；探得今天到浹陽宿營，還要再跑四十里。

一路上，到處有乾枯的野草「唸剝唸剝」的延燒，是伙伙們鬧的玩意。

福建，誰都知道產竹有名的地方，誰都知道「閩筍」這東西久已膾炙人口！不錯，這竹，這筍，在閩北是「無處無之」的；但今天沿途所看到的是遍山遍嶺三數丈長枝幹挺直很有秩序排列着的杉樹，有些地方簡直濃密得透不進陽光變成一片黑暗，當我經過時，便會想起馬來半島椰林的風緻。聽人說：光杉樹一宗，全省區每年出息要在百萬元以上。這也難怪東隣矮兄垂青于我國了！

我們一連當夜幕展開時到達浹陽，奉派在來路口的橋頭構築工事，放步哨，夜是沒有月亮的夜，後面的伙伙，挑伏，在黑暗中怪叫着；他們摸不見路道，又找不到隊伍。直至十點鐘才過完。

肚子裝飽了糙米飯後，我站在橋頭仰望閃爍欲墜的繁星，微風拂着跑路磨擦熱了的肌肉細胞，不覺冷。幽靜的夜景是很足安慰疲勞的！

檢閱記

金沙

不久前曾得到一個討厭的消息，說訓練總監部要派人來校檢閱丘九，同學好像不大相信似的。但結果，這消息被揭示板上的一張佈告證實了。於是大家搖搖頭，彼此瞪瞪眼。

一時碼頭上變成南京路了，十分熱鬧，男女的喜笑聲，新聞記者的調查，攝影，各色歡迎的旗幟，什麼歡迎校董呀！歡迎企業家呀！熱心家！慈善家，體育家，五光十色，在細雨微風中飄蕩，真是使人迷盲呀！誰不企望着趕快看到這位先生的尊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達到這種多的人來歡迎他，正在希望中，小火輪亦就轉動機輪，攪開水波向着吳淞口前進，大家亦跟着快樂起來了，因為這樣一位冠着萬家的胡先生，在不久的時候，就可以使大家見識了，算是籍得快樂的，輪開出去了，大家的眼光也跟着向吳淞口注意，可是一點鐘很容易的就過去了，連船的影子也沒有了，不時有輪船進來，大家時常誤認爲胡先生的船，「來了，來了，」的聲時常在碼頭上叫喊，可是當看到沒有靠岸來時，大家又現着失望了。「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呢，」顧站得酸了，肚子也餓了，現在幾點鐘了，這樣的呼聲，時常可以從歡迎的羣衆中傳出來，有的受不住餓的壓迫，跑上街上去吃點心，有的站得無聊了，尋女同學開開心，有的緊按着肚皮，愁眉不展的靠在欄杆上，有的在談心，有的在互相打罵，信着排去苦悶，有的公然的跳過籬笆舞了。碼頭上的空氣非常熱鬧，各樣的玩意兒都有，很是有趣，當着大家忘記一切的時候，汽笛「嗚嗚」的叫着，碼頭有人在喊着：「來了，來了，歡迎的人準備呀！」，果然那邊來了一隻小火輪，掛着各色的旗，船頭揮着一枚大長方形的紅旗上面寫着：「歡迎胡先生文虎」的大字，大家立時拋棄一切的玩意，注目的看着船的近來，碼頭上預備的樂隊，奏着歡迎的歌，大家都將歡迎的旗幟高高的舉起來，船慢慢的靠近來了，只看着一羣的人跑上船去，等一刻又看見一羣人從船上湧出來，向碼頭的橋上擠去；耳中聽着很多的叫喊聲，「那個中間的就是胡先生呀，

「根本連軍禮怎末行都不知道，如何檢閱！」

「簡直無閱可檢！」

同學們在喟然長嘆。

檢閱的時間是在十一月的某日下午一

點半鐘。十二點半鐘就要集合，因爲還要

先教一遍，學一遍才行，要不然，簡直不

堪設想的。

到了那天，匆匆地吃了午飯，便忙着

穿軍衣。立刻，寢室裏鬧得一團糟。

「老陳，替我打綁腿，我不會！」

「我也不會！」

「媽媽虎虎，算了吧！倒霉倒不着我

們的！」

「檢什麼閱！」

「我的帽子呢？」

「茶房，我的軍衣呢？還沒乾？」

「我頭昏，告假去！」

「……」

十二點半鐘到了，集合鐘清脆地響着

。但操場上却是冷清清的。只有教官獨自

在喝西北風。

這可不行！於是鑼鑼鑼，第二遍鐘又

響了。慢吞吞地，操場上總算來了十幾個灰條子。

這可仍舊不行哇！於是訓育主任不能

不親自出馬了！他從樓下到二樓，從二樓

到三樓，把各個寢室門都打開了。

「快些，快些！」

然而又怎末快法呢？綁腿不會打，是

事實；衣服找不到，也是事實！

總於，在一點鐘的時候，十分之九的

丘九都站在操場上了。

把隊伍弄整齊，已經化掉十五分鐘了

。這可不能不使那位新來的教官發急。怎

末辦呢？在這短促的時間內要使來檢閱的

人得到相當的滿意的操練是多末困難啊！

人畢竟是聰明的，終於想出一個抱佛

腳的辦法了，那就是練習行軍禮。只要會

行禮，總好算是軍人的了。於是「敬禮」

「禮畢」地來了十幾趟，教官好像滿意了。

於是特禮請一位先生做檢閱官，來試一下

。結果，成績尚佳。

之後，忙着練轉。一個「向右轉」的口

號之後，許多同學都面對着面。教官急得

搓手。躲在樓上看的幾位密司都笑了。

你看見胡文虎沒有」這連串的呼聲不斷的傳來，我用盡眼力，終於只看到一羣人在那裏慢慢的向前推，一直到擠出了碼頭去，滿懷着瞻仰胡先生的人終於都帶着失望，岸上汽車的鳴鳴聲，和江中爆竹聲相呼應，大家從失望中清醒起來了，胡先生已經去了，有的開始轉回去了，慢慢的散出去了，大家都露着失望的臉容，無精打彩的各自向歸路上散去，我們在碼頭等着汽車的裝載。

三 歸途中

頃刻間駛來四部轎場汽車，大家爭着上了汽車，車也慢慢的向前推動了，站着足足四個鐘頭的我，實在感到十分的疲倦了，希望在汽車上得點休息，可是叫來的是裝貨的車，沒有坐位可以坐，只好站着，真是太痛苦了，肚中又十分的饑餓，有點支持不住了，你倒來，我倒去，大家依着一團，真是難受，汽車內又有一種特別的炭氣，弄得頭都昏了，大家不覺的同聲嘆氣了。

「唉！早知道看不到胡先生，我也不要來了」

「呀！學校很可恨，你看他要揩油，叫我們來做傀儡，連車也不要叫好點的，簡直把我們當做豬，裝着貨車去出賣，豈有此理」

「唉！現在已經一點餘鐘了，回去是沒有飯吃了，這真是沒有道理，真是活受罪了」

「管他媽的，回去睡他一個下午。課不要上他去了。」

「真的還上什麼課，回去就睡覺，不要去管他了，媽的，學校真是和我們開玩笑了，以後不要再理他了，什麼歡迎體育家，媽的叫我們來站崗，真是媽的弄鬼。」

「好了，不要發囉囉了，到了，下去吧！下次再來一次。」

大家爭着跳下車去了，一齊向着學校的門走去。

好容易，向右轉向左轉向後轉都學會了。教官很高興地笑了。似乎沒有什麼需要教的了，於是開始點名，點了名後，幾個同學的腳底都有些癢了。

「報告，小便！」

一個去了！

「報告，小便！」

又一個去了。

一連溜掉了七八個。教官才發覺小便假的，因為去的人都像黃鶴一樣。於是立刻禁止再有小便的請求，除非先去小便的回來之後。

鬧得一團糟的時候，一輛汽車從校外駛進來了，停在辦公室門口，立即下來了四五位官長，走進辦公室。

「來了！」

大家立刻一陣麻木，寂靜下來了。

沒多久，有一位官長走了進來，大家以為就是檢閱官了，寂靜得像上刑場一樣。他走了過來，和同學們談起天來了。

「這學期上過幾次操？」

「沒有幾次，因為前教官辭職。」

「操了些什麼呢？」

「立正稍息向後轉。」

於是那位官長走了，不久，教務長陪着檢察官出來了。教官喊了聲「立正」，上去噴噴地報告了幾句，隨着就是訓話，連剛才臨時學會的敬禮也沒行過。

「諸位同學——」

教官開口了。照例這句話之後，全體要立正的，可是有幾位是忘掉了，依舊屈着腿，有幾位看見別人不立正，也不立正，只有少數人只立正的，但後來幾個不立正的看見別人立正，又重新立正，皮鞋碰皮鞋，穀穀穀响响了半天。

「……：服裝很整齊，精神也還好，可見貴校熱心……」

有幾個人想笑，但沒笑出來。憑天地良心說話，服裝的確是簇新的，而且大多是第一次上身呢！

訓話完了，檢閱官向全體行了個禮，又回轉身向教務長行了個禮。我們那位教務長穿着長衫馬褂，也照例行了一個軍禮，並且一面還彎身行了個鞠躬禮。

檢閱官馬上離開了操場，同時所有的丘九未會奉到解散的命令也就都跑掉了。

廚房的藝術

源子

關了四五個月的飯食問題，已有了辦法。
C先生說：「老朱真有本領。」

訓育員也說：「我們也可以到飯堂上去走動了，（在平時爲免麻煩起見，訓育員不到飯堂去。）老朱——廚房——他用了很非常的手段，終於克服了幾百條兇猛的學生：——

在三星期前，又因了飯菜的不堪下嚥；包飯者態度強硬，學生們破口大罵，桌子也給弄了，碗也粉碎。

第二天，廚房裏換了一批新人物，——陌生的廚子和老朱——所以說他是老朱，原因是他已六十多歲，他最小的兒子祥生也已二十多歲，也在廚房裏幫忙。照例第一次的菜是特別好，油潤的，鮮嫩的。飯開了，老朱和他兒子依次的到各桌上說：

「少爺們！今天的菜可能下嚥？」臉上微笑着。
學生們從來沒見過這般和氣的廚房，而老朱以六十多歲的老頭子，這樣恭卑的稱爲「少爺」，那些未經世故的學生，都有些不好意思，隨口答應了聲說：

「很好！」

差不多每桌問過，老朱方回到廚房裏。

不消說，同學們對老朱的形象很好，這頓飯也大家吃得喜歡；這許多兇猛學生的頸上已給他扣上了標繩，——但這還是他的第一步手段。

第二步，他應用了欲擒故縱的方法，吃上三天，他有意叫廚子把菜燒得硬透；上午第四堂課下了，同學們飛奔入飯堂，當吃了三分鐘，這感覺靈敏的舌頭已知道了廚房在欺騙學生，于是老脾氣在肚中隱隱欲試，這時老朱很匆促的跑進飯堂，像是從街上來，身上的長衫還穿着，到了第一桌旁邊，就有人對他說：

讀經記

靖華

世界是常常在打着圈兒似的。不知吹了什麼風，一天的黑雲，接着又是一場大雨，雨過後，天氣一轉；炎熱的南國初夏，變得涼涼地好似秋天。東北風，西南風，緊緊地括着。

讀經的新聞也正如括着大風一般地，吹進了我的耳鼓。閒來無事，聽聽朋友們吹吹牛，倒也容易混過去，這是五個月前的事吧。

廣州的氣候，真和長江南北的氣候不同，初夏時節，濕氣薰蒸，每個初臨南方的人們，大概總會感覺到一種異樣的難過吧！幾個人住在旅店裏，除了每夜在電燈初上的時候，照例往電戲院逛一趙外。早上只有學學廣東佬們上茶樓，「一盅兩件」，那是廣州人飯後的一種享樂口號。自然，上茶樓除了一「傾計」（廣州談天的稱謂），和一盅兩件外，便只有聽聽西關少爺們抱上茶樓的畫眉唱歌。唱歌，畫眉唱過了。少爺們接着又是一陣「唧噥！唧噥！」……地。引着隔檯的畫眉叫；叫着打架，

鬥彩，看看誰的雀子勝利，拿了彩金，往河南抽大煙去。這在西關的闊少們，這種生活一天不擔憂地很容易過去的。茶樓上好比戲園，也許比戲園還要嘈雜！「一錢禮拜二十四」，開來！（這是廣州茶樓上的報數，一錢就即是說一錢銀子，禮拜是七，即是一錢七分另二十四先也。）茶房高聲報數着。報紙來也，探海燈，胡椒，只要你肯打一個手勢，立刻可以達到你的面前。於是，我也學會玩這套把戲，果然銅板放過報販的手裏，折成四方的小報便遞過手來。打開一看，「宦海珍聞」，瞭如指掌，其中便有一段敘述東山後人廳長和言午省委爲編經案得罪元戎而罷官的經過，（謝）廳長爲了久不編經調了別職，（許）先生是老革命，爲了反對刪經丟了官。這事情在我們外江佬看來，倒沒有甚麼異樣的感覺。然而，本地人的F教授，便將這事原原本本地向我們敘說不休，「混帳！經也可以任意刪改嗎？」F教授不平地罵着。在我却感覺到，正如：東北風，西南風，一樣地並沒有什麼奇特。幾個人胡亂地喝了茶。下了樓來，跑進××戲院看薛

「今天的菜怎麼這樣壞？」語氣還不十分兇。老朱和別的廚房不同，立刻打青菜吃了一口，立刻又走了出來。臉也發了青，怒到極端，向端菜的廚子說：

「去喊祥生來！」祥生來了，也着了慌，站在他父親面前。

「好！你這一些事都不會辦！混帳！你嘗嘗菜看！」老朱用勁的喊着。

「我也知道，但今天弄菜時見你買的四元錢豬油都用光了，所以用豆油燒。」

「混蛋！我回鄉一天，就搞下這亂子。」

「但……」還沒講完，老朱又說：

「混蛋！」他眼裏也滴下了眼淚。

因飯堂裏秩序一向不好，故訓育員都避開，老朱罵兒子是不成問題，同學們把飯菜壞的事忘了，只注意教訓兒子的聲音，末了反有幾個同學去作和事老，把祥生拖出飯堂，這一來同學們再也不好意思提起菜壞的事了，已把碗飯下了肚，但老朱却又回復了他的面容，笑嘻嘻的對同學說：

「少爺們！中飯請委屈些，晚飯一定補數。」

果然，晚上的菜分外好，於是同學們知道老朱並不和以前廚房攔騙人，對他的影象又更好了。

第三步，用很老誠的事情來感動同學，每次老朱總喜歡在台上吃剩餘的飯粒，有許多不當心的人，他一次二次的捨着吃，甚至在地上的也吃，同學們都有些不好意思，台上也不像從前那樣狼藉了。

以後的飯菜總是比起初壞些，但比從前的廚房燒得可口，於是飯堂從此平靜無事，大家對於老朱也很尊敬，他穿着舊式的清潔的衣服，態度很誠懇，說話也和順；幾百條兇猛的學生竟給他克服了。

C先生說：「老朱真有本領！」

訓育員說：「我們也可到飯堂上去走動了！」

覺先的「白金龍」去，聽了「你係高寶貓兒」的廣東曲，一句也不懂，我只有懷着一種神祕的印象。真的，廣州的確處處在表現一種廣東人特有的神祕。

時間不覺又轉到了涼秋。進了學校，

「讀經」的風又吹進了耳鼓，學校裏隨處

可以看見在討論「讀經」，咀咒的也有，

歡迎的也有。第一堂上國文。青年的國文

教師打開了第一課——禮記學記——，開

腔便討論「讀經」，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

：「以端士習，而固國本，」八個大字，

接着：「諸位知道嗎？學校奉了政府明令

，就是這八個大字要諸位讀經。這一堂是

國文，和「讀經」有連帶的關係，所以我

特別提起來講，以後學校明令規定讀經時

，自然，關於讀經的事，是另有先生担任

的。所以我也將國文中有關於「經」一傳

「的，留到後來，等諸位聽專任先生講。

「這一堂，於是乎，搖鈴，打鐘，擦腳底

，下堂。第二堂是紀念週，循着老例，肅

立，唱黨歌，就便敷衍幾句又下堂。求學

的黃金時代的光陰，也便這樣地東混西混

，一轉看又過幾個禮拜了。

日歷翻上了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十二

日，早上起床，號房已經把民國日報送來

了，一揭開！那大號字排着的「教廳已規

定中小學讀經辦法」幾個字，刺激我的眼

睛！於是讀下去……近應已令各校遵行

辦法；……高中一年級讀孟子三篇，二年

級四篇。大學，經一章，傳一章，高中三

年級上學期讀完。中庸三十三章，下學期

讀完。……實行經訓，以貫徹「以端士習

而固國本」之旨云。「好，讀吧！只要不

要錢！」同房的C君這樣地談。「呸！不要

錢，在開學時候，纔後有預先收了什麼？

經書講義費，讀經夜堂費，軍事訓練費，

軍事書籍費，制服費，木槍費，……種種

苛捐雜稅，媽的！括了我連學費在內將近

二百元，他媽的，他才不會借借讀經的名

目，徵收一筆款項去補請教員的不足呢。

照你這樣說來，這私立學校都是不曾讀過

生意經的嗎？」一位廣東人的陳君開始咀

咒了。房裏的談話從此開始，討論談的問

題也愈來愈複雜了。這一天主任先生召集

我們訓話說：『政府體諒我們，特設讀經

一科。以後全國中上學校開創讀經，應當

「破戒」鬧笑話

老曉

我本是一個出家修行的人，自然嘗不到那花花綠綠的世界的風味；什麼電影皇后呀，什麼的夜花呀，什麼的舞星呀，什麼的摩登小姐呀，……我都不放在眼裏裏。但有講經給我聽聽的尼姑們，我實在替之困飽，這是應該照直向閣下們聲明的。哈！哈！事情來得真奇怪，修行人竟做破戒之為，且是一而再的。原因是這樣：恰逢着節日的時候，我們的花朋友硬拉我花世界裏去，幹了修行人所不敢幹的事情。恰巧得到以下的一段趣料，特述之如下：

這裏所說的花花世界，範圍很小，不過僅僅是一間跳舞場罷了。原來我初踏進了跳舞場，覺得種種都是新奇的，其中最動人的尤其是排列着的舞女們，她們一個個坐着，好像屋子裏掛着的萬國旗一樣——紅的，綠的，半黑半紅的——。到了動人的音樂一響，那般粗男子便像蝶子採花般的來擇了一位舞女伴舞去了。我不曉得他舞得好不好，但見他們擁抱得緊如膠漆一樣。有些運氣好的舞女，顧客如雲，生意興隆，跳得香汗如注；有些頭額無光的，門可羅雀，坐着還像木頭一樣。這兩種人，我相信她們明天一則高臥不厭，一則甘夢難成，理由很簡單——為的是民生問題。你們試看看我們年紀老邁的林主席，尚健康如此，而一般行乞的乞丐，有些體大如牛，但神氣已疲憊不堪了，明了此，便可知乎彼。風涼話暫且擱住。

我看了她們像山峯的胸部，比蜜蜂還小的腰子，如泰山的臀部，覺得雅入萬分，禁不住為了好奇心所驅使，毅然下場擠一位合意的來跳舞，覺得津津有味，一跳便跳二十多次，自

以我們廣東為首。中國的革命文化是從廣東發源（？）的，所以廣東的一舉一動無處不表示革命（？）。

「革命」，反對讀經者，就是：「反革命」。諸君應知其重要云。我這纔明白了整個讀經的天經地地的義意。嘻嘻！廣東誠不愧一革命文化策源地哉！神祕，滑稽，東北風，西南風，緊括當中。我不禁幻想着：「神祕的廣東，神祕的廣東人，神祕的中國，神祕的事，……」

過了幾天，民國日報的教育新聞欄裏，又有這樣一篇記載：「編經經過，……關於編經，有「甲」，「乙」，「丙」，三派意見。：（甲），主張全讀，其理由為：（1）經書應絕對尊崇！不宜任意取捨，（2）各經有整個體系，不宜隨便割裂，（3）經文必須全部熟讀，不宜漏略遺忘。（乙）主張選讀，其理由為：（1）學校科目過繁，餘力讀經時有限，而經書浩博，未易卒讀，反使學者望洋興嘆，是等之反廢之也！故宜選讀。（2）經義宏深，非中小學生所能盡解，故宜按照學生年齡，心理，由淺入深。（3）編經

之法分門別類，實仿自漢，班白虎通義，一方面摭採羣經精華，一方面引起綜貫全經之興趣。（4）時代遞傳生活習慣，或有不同，編經意在約取羣經之原理。：以為訓練學生道德之基礎。（丙），主張全讀選讀并行，其理由為：（1）中小學生於全讀原理之外，加以編訓讀本為修養書，按年分條實施，於學校訓練上可收身體力行之效。（2）中小學全讀孝經四書外，同時採用經訓讀本，即可於孝經，（？）四書外，兼及羣經，如：禮記，少儀內則，諸篇！……」

——到了現在，讀經案大概是已經決定了。而各學校也於本月起，開始加配讀經鐘點。於是，「舉人公」，「翰林老爺」，「秀才先生」，正大可以捨其卜卦算命，各登龍門了。

廣州雙門底，（即永漢路上）自從本月起，廣益書局，却在世界書局正在大嘆悔氣，減價推書的時候，大有擠破門之勢！所有市上朱註：四書買得——真有一「洛陽紙貴」的局面。於是，廣益的老板也歡天喜地地對他的雇客道：「對弗住！真算不

十日談

合訂本

第一冊

定價三元正

第二冊

定價一元五

已也知道是「一响食獸」了。這些好景好趣，愈嘗愈妙愈香，那末又做第二次的破戒了。這次開始便與別一位舞女士跳，不是與前次那位舞女士跳了，誰知在燈光之下，滑板之上，人叢之中，音樂之場，前次跳的那位女士，毫無客氣地將她的「泰山」來碰我一碰。第一次碰一碰，我以為是失意，誰知連二接三的都照樣下去，我便種起疑竇來，但到底還是不明其究竟。後來經用了許多苦心思想，才得到這樣一個答案；她們是相爭生意問題，倘換以時髦話來說，就是所謂「吃醋」。我沒有希特勒的自信力，所以我不敢信自己的答案真確，乃毅然詢諸這時同跳的舞女，彼所云的果與我自己答案不差，乃自信測之不苟。有趣的很，我是新的舞客，也吃了這麼多的虧，而大洋其古，那老的舞客自然特吃其虧而特洋其古了，否則也是做某一舞女的簾下忠臣，這是不為過的。

舞場裏這種現象，固是可笑，但究其實並非可笑，為的是飯碗問題緊要。處在現代不黑不白，不中不西，不生不死，不今不古的社會環境裏面，只要你不是盲的和聾的，隨便都可見得到聞的到很可笑的事情了。

到舊貨會這樣暢銷！（留得成時貨，自有贏錢時）。現在只有打電去陸續寄來格哉。學校的讀經堂開始上課了，大家都以為那盡可以隨便一點的。自然，上講堂也可以晏一點去。教師是一位翰老爺，矮小的身材，配上一架水晶眼鏡，黑馬掛，烏泥靴，講起話來，「水沫繽紛」。有時喜歡把指甲伸進鼻孔裏去抓着鼻糞。一邊彈着，一邊用着那哼聖諭似地把書唸過後：

「諸位！想來沒有聽過經吧？今天是第一堂，鄙人老了，把從前讀過的早已拋進了紙籠中。不過，現在的官員們要倡讀經。鄙人不辭固陋，敢將平日所得，傳授諸位。希望諸位能「遵先王之法而法，行先王之行而行」，本來，民國廢經，也是劫數。聖夫子周游列國，尚有：「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之嘆！過宋，有桓魋司馬之禍，所以孔子說：「天生德於余，桓魋其如余何？」所以民國廢孔棄經，而經還要復讀；不竟這都是天意！到了一定劫數，就會回轉太平盛世的。你說孔夫子無怪其為「聖人」！數千年來，這天生德於余的話，仍然還可以見應驗呢？因果報應，豈可不講」。隨即反背向黑板寫上：「經者，典也，常也，法也，織也。……」幾串字。又回過身來說：「政府推行經訓，一方面要諸位等重聖道。一方面也要諸位不要棄廢古書」。這時坐在前面的女同學，其中有人在開始嘻笑了。「唉！這成什麼話，諸位是高中三年級的學生，等於前清「舉人」，應當「自重」。講堂裏面是一個烏蠅飛過也聽得着嚮聲的。古者「男女授受不親」，今人却自由戀愛，所以世衰道微。依鄙人主張，男女同行，實非禁止不可。男女同堂，亦應當照古例，一男左女右排坐，以免雜亂。諸位以為我說的對嗎？」老教師這樣問着。沒有人答應，講堂裏仍然是平常一樣，女生仍然是嘻笑着。男生呢，每個人的書抬下面，至少總有一本小說或者報紙。頭是靠在棹子上的，教師沒法，只得照着書唸下去：「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一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這樣一堂，兩堂，搖鈴，打鐘，擦鞋底，下堂。時間一點，兩點，打着圈兒似的過去；正如東北風，西南風，一樣地，括得快！跑得快。

偵探小說

陸氏血案

樊達因著

家械譯

第十七章

兩種遺囑

「但，我的老范，有什麼直接的關係呢——？」

「別這樣說，在我不曾有具體的主意之前，你們不必問；我也沒法子給你們解釋。但事實是如此，我希望那間屋子能在官廳的命令之下必得打開。裏面一定有潛伏着的隱秘，麥根；或許能尋出一兩個暗示出來呢。」

「要是陸太太堅持着不把鑰匙交出來怕不容易實行。」麥根，我看他的態度，早承認了。差不多祇要關於陸氏案子的提議，不論是否切近問題，他都會答應。

我們到陸家已經有三點鐘了。葉達得了麥根的電話也早來了；我們就立刻到陸太太的房裏去。偵察長給新來的看護使了一個眼色，她就出去了；麥根就直接地說到來意。我們進來的時候那老太太懷疑地看着我們，這會兒硬硬地坐着，靠在她的枕頭上，她的目光仇恨地瞪着麥根。

「太太，」他的樣子很莊重地開始說，「我們對於這次省不了的訪問覺得很抱歉。但發生了這些事情，驅使我們不能不去看一看陸先生的書房……」

「不行！」她岔着囁，她的音調提高得像跟人吵嘴。「你們不能走進去！十二年不會有人跨進那門檻，任何人不准去褻瀆我丈夫晚年生活着的屋子，不要說警察們了。」

「我雖很了解這種使你反對的情感，」麥根說，「但嚴重地思考了一下也就顧不得了。那屋子一定要看一看的。」

「你殺了我都不成！」她叫着。「你們怎麼敢到我房間裏來——？」

麥根強硬地伸起他的手來。

「我不能在這裏跟你辯論。我是來向你拿鑰匙的。當然，要是你不把鑰匙交出來而弄到我們打門進去……」他從口袋裏掏出一頁紙來。「我得了一張搜查那間屋子的特許證，我不能不盡我的責任，這使我很覺得抱歉。」（我很替他捏一把汗，因為我知道他並沒有那什麼特許證。）

陸太太嘴裏咕嚕着，怒意突然消滅，立刻變成畏縮而可憐的樣子。麥根正靜待她的怒潮過去；當她罵了一會子之後，停止了，她知道自己在發着昏。輪了下去，疲乏而慘白。

「拿鑰匙去，」她慘然地屈伏了，「給我留一些面子吧……」

……在那櫥的最上面一只抽屜裏的象牙手飾匣裏。」她無力地指着那口漆得很光亮的櫥子。

范思走過去找到了鑰匙——那是一枚長而老式還掛着一些另件的東西。

「你總是把這鑰匙放在手飾匣裏的嗎，陸太太？」當他關上抽屜的時候，他說。

「有十二年了，」她嘆着氣。「而這會子，經過了那些時候，給用強力來奪了去——給警局的人們——這些人正是應當保護像我這樣老弱無助的人的呢。這是法庭的意志，哼！但我希望一些什麼呢？誰都愛來尋我的開心。」

麥根，拿到目的物之後，有些過意不去了，想使她平靜所以告訴她事情之出於不得已。可是他失敗了；幾分鐘之後他在客廳裏仍加入了我們的團體。

「這樣的事情我不十分願意，范思，」他說。

「但無論如何你做得是非常巧妙。要是我剛才不是跟你在一塊兒的話我簡直會相信你真有着搜查證呢。」

「幹你的去吧，這會子你拿到鑰匙了，」麥根興奮地吩咐着。我們就到樓下的圖書室去。

「關了十二年的鎖，怎麼開起來倒很容易呢，」他說，一面轉着鑰匙慢慢地推開那扇橡木的大門。「一些沒有滯澀的現象。怪哪！」

我們的前面是漆黑的，范思擦了一支洋火。

「請不要碰觸任何東西，」他忠告我們，並且，高高地舉

起洋火，走到東窗的毛織窗簾前面。當他拉開來的時候一團灰塵就在空中飛揚着。

「這窗衣，至少，有好幾年沒給人碰過的了，」他說。

下午的暗暗的光線立刻流進這屋子來，顯示出這奇怪的神祕之窟。四壁從地板到靠近天花板架子裏簡直擺滿了書籍，祇留着稍許的空隙給一排半身石像和幾只蹲在那兒的銅瓶。在屋子南面的盡頭有一隻平面大書桌，中間一只彫花長檯上面放着一些古怪而外國的擺設。窗下和四角堆着一堆的小冊子和單頁書報；在四面書架上那塊突出的板上掛着變了黃色的印刷畫片。兩盞鑲花的大波斯燈在天花板上掛着，在中央那只桌子的旁邊站着一具八尺高的中國盞甲。地板上鋪着東方地氈，連四角都鋪滿的，火爐的兩端都有着一枝彩漆的棍子上面影着可怕的獸類圖案作裝飾。什麼東西上都堆着厚厚的灰塵。

范思轉過門來，重又擦了一支洋火，細細看着門上的把手。

「有人，」他說，「在不久以前進來過的。這把手上並無灰塵的形跡。」

「我們一定得把指摹印下來，」葉達提議。

范思搖着他的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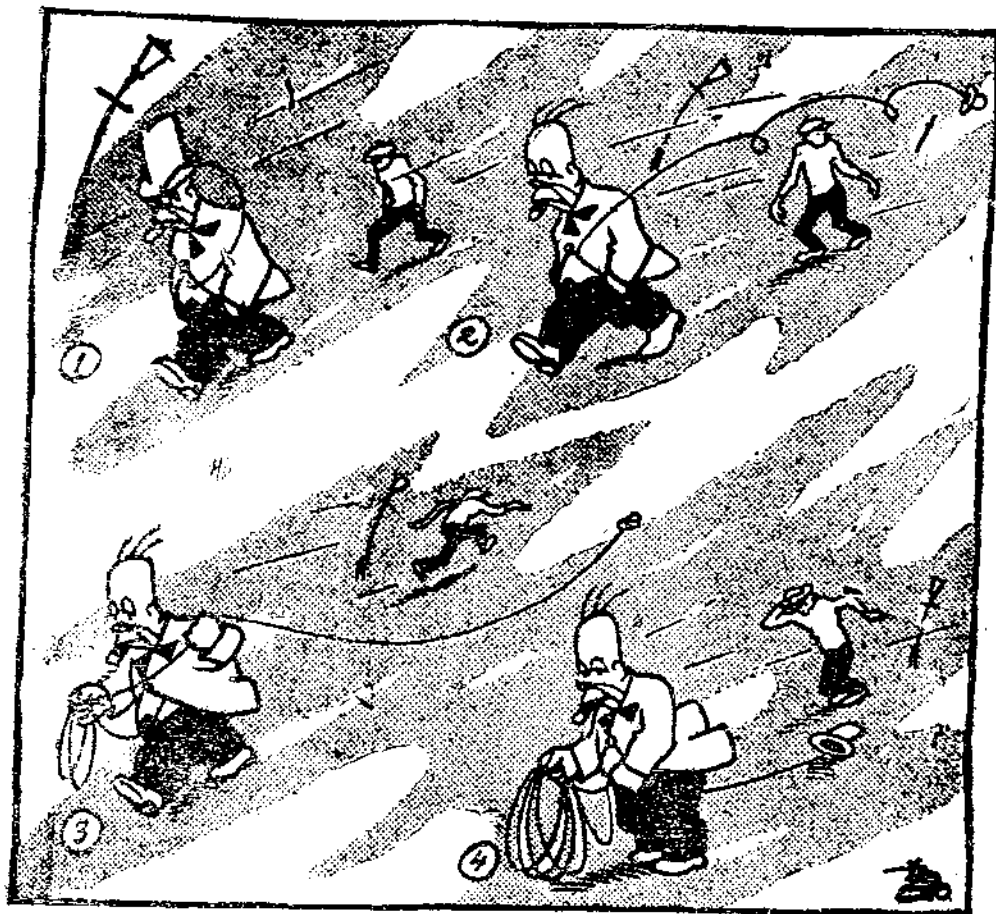
「不中用。我們所說的那個人決不會把手印留下痕迹的啊。」

他輕輕地關了門和丟棄了手裏的火柴棒。然後他看着葉達。敏疾地指着書桌旁邊一具大地球儀的下面。

安得生

防風帽

瑞典漫畫名作



編輯室

冬天到了，草木落葉，虫豸蟄伏，猛獸也有作冬眠之舉而人類却並不在冬天有特別的休息。苦人除食以外，又加了一層衣的壓迫，寫文章的人是有些恐手冷了。可是我們這一期的材料却特別精彩，這是秋的收穫吧。

本來秋收冬藏，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做文人有頂好的成績吧。我們覺得秋天，真不壞，雖則不去觀賞秋景，天平山或棲霞寺看紅葉，或什麼地方吃蟹賞菊，但秋氣秋風的感染於人，却是一樣的。我們覺得天的顏色樹的姿態，在秋天特別使人安靜而適意的，有此安靜和適意，人才能努力工作。

可是現在已經是冬天了，這氣象又有些變化，風既然如此冷而尖利，太陽光也無力氣的樣子，不過幸而有秋天給預備好的內容之充實而不難渡過這個冬天的。比之啼飢號寒的人，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語了。但有些在知識上是飢寒而不自知其飢寒的人，豈不更加可憐。

這一期中對於新廣西的介紹，是特別的注意的，我們時時見報上有關於廣西的新氣象的記載以及學者名流去廣西後的談話，不過說來似乎有些過甚其詞之處，我們總以要求真實為唯一目的，所以披露了那二篇稿子，這是熱心讀者寫給我們的。因為我們這個刊物是讀者的刊物，而我們的讀者遍於全國，所以全國各地的真確的情形，隨時有揭發的機會吧。希望各地讀者的大家奮勉。